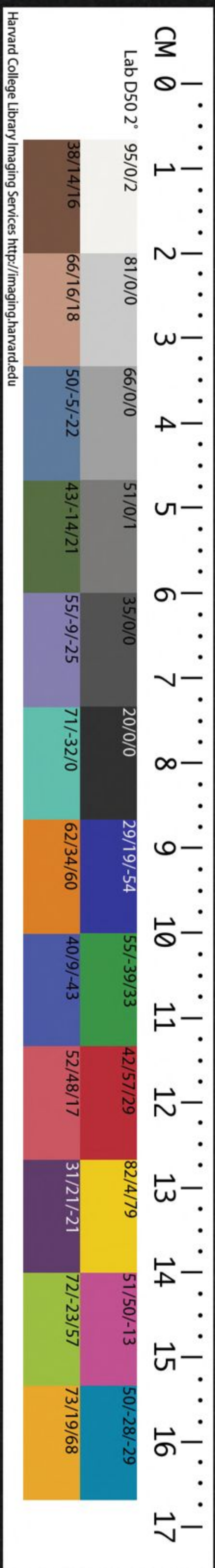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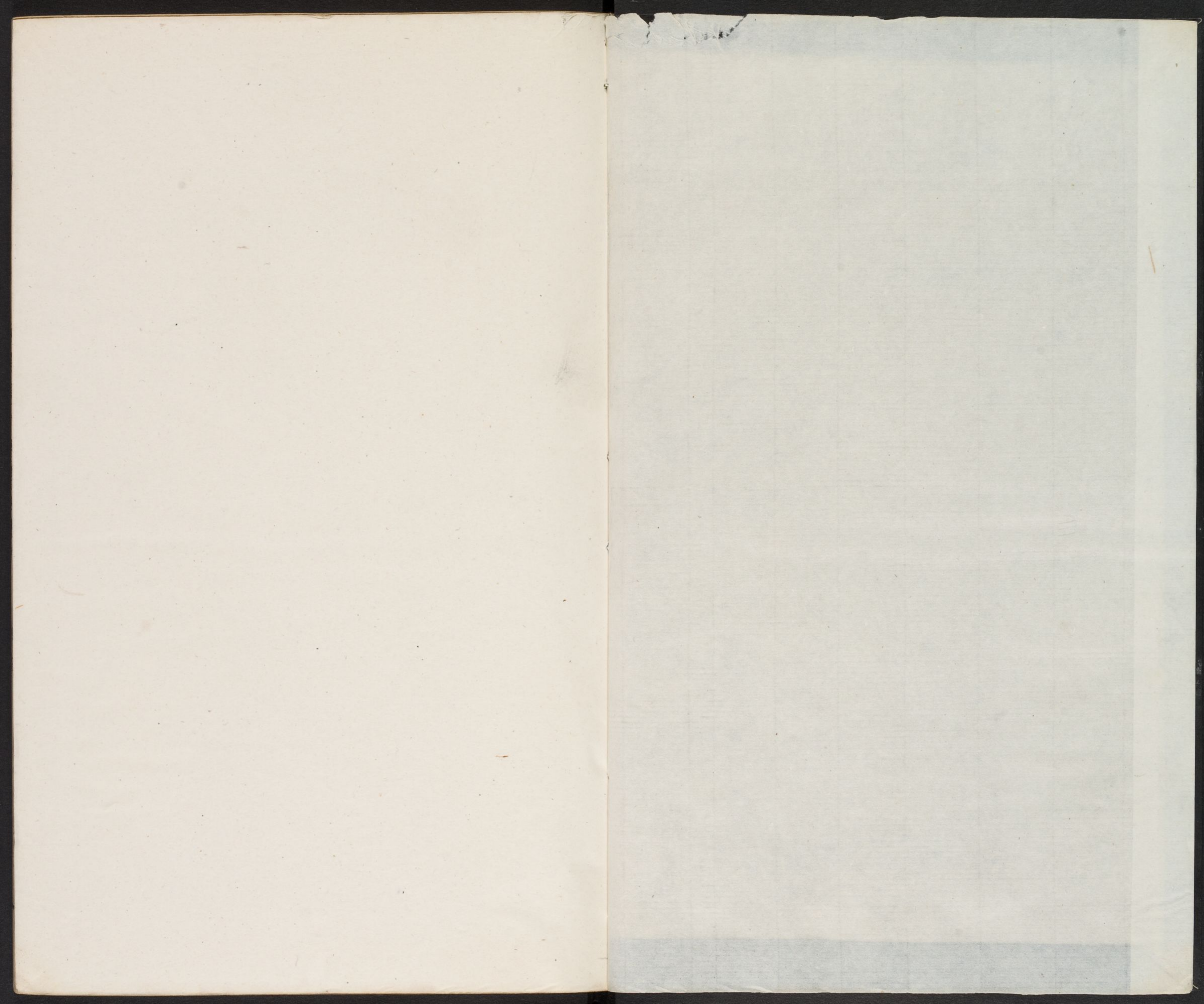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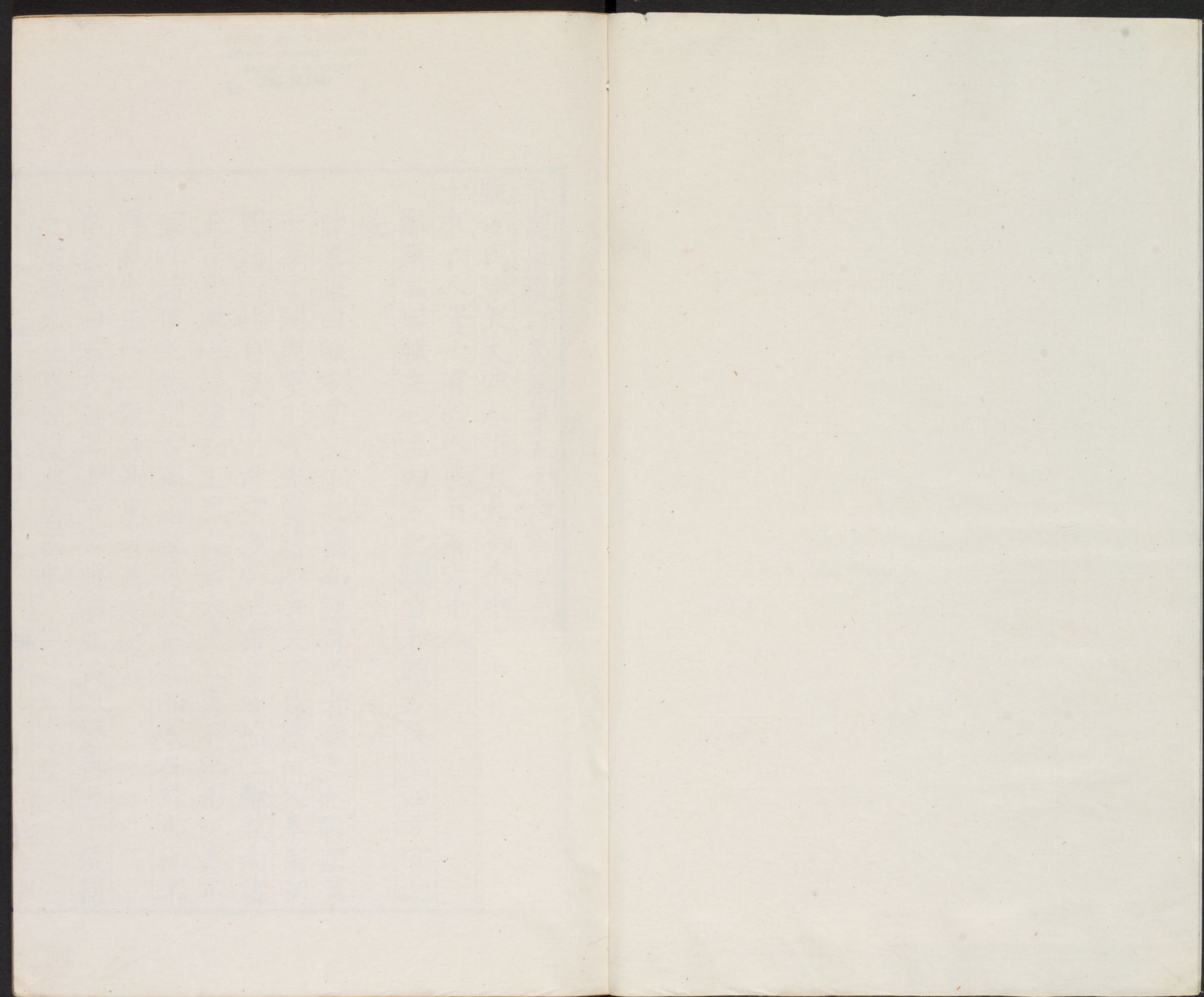


T 110 / 245-2 B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五十六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職方氏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  
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鄭康成曰職主也主四方之職貢者職方氏主四方官之  
長

陳君舉曰職方掌天下之圖而隸司馬者謹之也戰國策  
士每言闕周室則可案圖籍以爭天下故蕭何入秦獨收  
圖籍以此自漢守之司空寢以泄布當時如江都淮南諸  
王皆案輿地謀變而王鳳亦云大史公書有地形阨塞不  
宜在諸侯王然則古圖志雖司徒掌之而藏在司馬祕不  
得見先王所以弭姦消患者其慮遠哉

李嘉會曰職方無上士下士所掌五夷八蠻與天下侯國  
之衆職大且尊如漢典屬國也

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亡巾反九貉孟音反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許六反下同之數要周知其利害

王氏曰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則所掌非特圖也又掌其地焉○鄭鍔曰職方所掌地圖與大司徒天下土地之圖一也然大司徒所掌者王朝之圖要知中國及九州可以建國分封之地且將以辨土宜而施教也職方所掌則兼中國要知其上之所有不止國中分封之地而已大司馬將以施九畿之政職必本是圖故不屬於大司徒而屬於司馬後世所謂司空輿地圖光武嘗披之以問鄧禹者是也○易氏曰言邦國則王畿之外五等諸侯之國言都鄙則王畿之內三等食采之地此二者舉中國言之○鄭鍔曰四八七九五六者其種類分別多矣周之所服者

其數止此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蠻而周明堂位有九夷八蠻五狄六戎之國各列於門外其數與此或差者意當時版圖入於職方者如此耳○王氏詳說曰明堂位言九夷八蠻五

位為正李巡注爾雅以元黃樂浪等為九種之夷天竺咬首竿為八種之蠻繞夷戎史等為六種之戎月支穢貊等為五種之狄是也賈氏以四夷為四方之夷總名以九貉為東方九夷以七閩為南方八蠻其說得矣但此五戎當為六字六狄當為五字○陳君舉曰周天下方七千

里大槩與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并言之其實諸侯封守不如是之廣也以王制攷之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常山凡四海之內絕長補短方三千里是天子壤地之實其間亦有戎狄錯居如魯徐戎之類是也又荆楚之地在江漢之間自楚以南悉為百越之地而衡山在楚之極南安在天子之封內耶舉一隅則四海可知○葉氏曰嘗疑召公在燕大公在齊唐叔在晉皆為邊遠與戎狄鄰接而江漢之間封建所不至則周之所自治者固甚狹而職方所辨乃若是其詳雖漢唐盛時不能向也豈姑著之圖籍而實未嘗統戶屬耶周召之政其必不然夫辨之詳而責之略治之狹而服之廣非德有餘于天下何以致之

鄭鍔曰辨其民則以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飲食

異宜器械異用○易氏曰知其剛柔緩急之異俗辨其財用則以布帛財貨所

資者不同○易氏曰知其不食器械之田共齊辨其九穀則以土之所生者或四

種五種所宜各不同辨其六畜則以物之所產者或四擾

三擾所性各不同故也○易氏曰此數者職方氏皆以圖

而攷其數○王昭禹曰數則一二三四之數謂別而計之復以數而總其要○王昭禹曰要如月要之要謂總而

計又以數要而周知其利害利如土宜土化之類凡利於

民者○鄭鍔曰物之所產如金石竹箭之屬害如地慝之類凡害於民者職方氏既

已周知而歷數然後大司馬以九畿之籍而施邦國之政

職使九州之國各共其職以任其政無有不同之貫利此

其官所以列於大司馬之屬而謂之職方氏

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

鄭鍔曰自中國以至夷狄兼舉而周知之矣乃若國之有

九州為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王者所治之區域也必

使貫無不同則九州共貫利無不同則四海蒙利○王昭禹曰事之有

條謂之貫凡可以生養人者謂之利○劉執中曰四方人民好惡之不同則其風俗

有善惡矣四方財用有無之不等則其衣食有厚薄矣必

周知其利害貫而通之使有無之相易善惡之相濟一天

下之財用養天下之人民俾同享其利焉故曰使同貫利

東南曰揚州

賈氏曰自此以下陳九州之事總為三道先從南起周改

禹貢以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分冀州地以為幽并東南

曰揚州次正南曰荊州周之西南不置州統屬雍州即次

河南曰豫州為一道也次正東曰青州次河東曰兗州次

正西曰雍州為二道又次東北曰幽州次河內曰冀州次

正北曰并州為三道○易氏曰禹貢揚州之域東距海北

據淮故曰淮海惟揚州殷人以淮入徐故揚州止謂之江南周人復以淮入揚而循禹之舊不言淮海而曰東南者變禹貢之文也然禹貢以帝都所在故首言冀州周都鎬京在雍州之域而乃以揚州為先焉周人建國東南先服王化之始故以東南為首稱而正南次之亦猶禹之治水既載壺口則以冀州為首記其功之所自始不特帝都而已

其山鎮曰會其稽

王昭禹曰九州之山皆言其山鎮者蓋國主山川而保之山之大者可以鎮安其地也○鄭康成曰凡九州及山鎮澤言曰者以其非一曰其大者耳○易氏曰稽計也吳越春秋曰禹巡守天下會計修國之道以會稽名山漢志屬會稽之山陰縣唐為越州會稽縣山在州東南二十里今州為紹興府

其澤藪曰具區

王昭禹曰水所鍾曰澤澤草所生曰藪○鄭康成曰大澤曰藪○季嘉會曰既曰澤又曰藪者水溢曰澤水乾曰藪○易氏曰孔安國會稽郡具區澤在西古文以為震澤是吳南太湖名唐屬蘇州今為平江府○黃氏曰在今平江吳江縣

其川三江

王昭禹曰以達水者謂之川○易氏曰書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震澤太湖也堯時洪水泛濫有此水勢與周之職方不同而孔安國乃云江至彭蠡分為三入于震澤是求合乎禹貢之說似矣然書以江漢所匯之處為彭蠡澤在今江州湖口縣界江至湖口合三為一未聞其分一為三也又太湖在蘇湖常三州之間自不與江水相通彭蠡所匯之江何從而入之耶班固知大江與震澤不相通又附會為之說曰南江自震澤東南入海中江自蕪湖東至陽

羨入海北江自毗陵北東入海毗陵今常州也今以大江之在毗陵北東者以當北江正與書合者謂南江自震澤東南入海則非經之所謂南江矣又謂蕪湖有水東至陽羨以為中江其失為特甚陽羨今常州宜興也與建康之溧陽接壤兩境中高水皆東西分流其東流而下陽羨者固可通海而蕪湖之水乃皆西北流北向以入于江初非上陽羨也其為誤有如此者至桑欽所言北江與固同其敘南江中江則其謬滋甚史記正義又曰大湖旁有三水遂以為三江之證皆非禹之所謂三江也然則經之三江將孰從乎以經證經自有明文漢水出於嶓冢者為北江江水出於岷山者為中江既有北江又有中江則必有南江近代儒者謂南江自豫章而入于彭蠡此說誠可信據此則三江已合於荆揚之間至揚州末流復言三江豈果

分為三乎揚瀕海為支川之下流必言三江所以紀水之所入也知此則知三江震澤之說

○黃氏曰韋昭以松江浙江浦陽江為三江郭景純以岷江松江浙江

為三江大抵閩浙去海近水多自為瀆入海俗皆稱為江偶有三焉則為三江其實皆小水非禹貢職方之三江酈道元所謂其稱相亂者也由此言之范蠡三江當為浙錢

清剡子胥三江則郭景純說猶近之蓋岷江自彭蠡而下合池宜昇潤真揚諸州水在其北松江合湖秀蘇常諸州水居其中浙江合衢婺徽嚴杭越諸州水在其南此為全

吳地域也禹貢職方三江為揚州川蓋江漢彭蠡之已合者也江漢彭蠡已合而猶曰三江者同流各涉不相雜龍象皆能自達于海

其浸五湖 王昭禹曰以水浸田謂之浸自揚之五湖以至并之涑易

皆其地之水可引以浸灌也 ○王氏曰然涇漳之屬後世更引以浸焉則民之利固有先王未之盡者變而通之

存乎其時而已 ○黃氏曰五湖又多異說虞翻曰是湖有五道故曰

五湖今湖旁港瀆不止於五其說非也韋昭曰五湖今太湖方圓五百里故為五湖具區以其號為澤藪而又以其

方圓里數為浸亦非也 ○易氏曰具區是澤五湖是浸澤浸豈可混而為一 張守節曰太湖東

岸五灣為五湖曰菱湖游湖莫湖貢湖胥湖其說或然今



蘇常間陂湖與太湖連接者尚多何止五也鄱道元因水  
 經南江東北為長瀆歷河口乃謂江東注具區謂之五湖  
 口既甚謬誤又引郭景純江賦謂江水經緯五湖而包注  
 太湖觀其所指五湖雖不可盡知而隔湖在今毗陵與岷  
 江不通則所謂經緯五湖者皆不然也鄆本漢志與水經  
 故謂南江東注具區今饒歙諸州自彭蠡右出直抵江其  
 西為池太平宣建康其東為湖蘇常潤西水皆入江東水  
 皆入太湖江豈能越山而注太湖乎大抵職方川則其地  
 自高而下水之所流行也浸則地勢平行水之所停涵也  
 地有浸則肥美播種所宜而又沮洳足為險固揚州自古  
 為澤國湖雖必當有五者應此數自舊說多如此則是失  
 其傳久矣不必強牽合也○易氏曰嘗攷經意既謂五湖則不止一湖  
 今如丹陽彭蠡以湖名者甚眾皆在古揚  
 州恐別有五湖之名但  
 經無明文不可臆說  
 ○李圖曰五湖彭蠡洞庭巢湖太湖鑑湖

○柯山曰五湖太湖湖州謝陽湖楚州青草湖岳州丹陽湖  
 潤州洞庭湖洪州國語越語下曰戰于五湖注曰今太湖也

### 其利金錫竹箭

鄭康成曰錫獵也箭篠也○易氏曰考工記曰吳越之金  
 錫爾雅曰會稽之竹箭禹貢於揚州亦曰惟金三品又言  
 瑤琨篠簜信乎為揚州之地利

### 其民二男五女

愚案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異其  
 男女及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則  
 知二男五女與一男二女二男三女之差是職方總九  
 州之圖而辨其人民當時版籍通以一州計之大約為  
 此數及世變既久不無升降損益也或以陰不生於陰  
 而生於陽故揚乃多女若然則幽并在北陰方也何女  
 之多於男乎

其畜宜鳥獸

鄭康成曰鳥獸孔雀鸞鳩犀象之屬○易氏曰此等畜多產於南方亦時見有之

其穀宜稻

易氏曰稻生於水澤之地經言稼下地是已揚州居東南之極及支川下流之所歸厥土為塗泥為沮洳故其穀宜稻

正南曰荊州

易氏曰禹貢荊及衡陽惟荊州殷之荊州南不言衡陽循禹之舊也其北境則曰漢南以地志攷之荆山在南郡臨沮縣即今荆門軍當陽縣之地漢水又在其北正屬襄陽言漢南則殷之荊州實跨荆山之北至周復以荆門之北屬豫復禹封域以荆及衡陽為荊州荆山即南條衡山即

南嶽皆在正南之地故曰正南

其山鎮曰衡山

易氏曰漢志長沙國湘南縣衡山在東南唐屬衡州衡陽縣本鄱縣地要之衡山連亘數邑凡鄱縣之東北以至湘南縣之東南則皆衡山也

其澤藪曰雲夢

易氏曰漢志華容縣有雲夢澤在南鄭鍔曰輿地廣記曰今雲夢澤在安陸縣然司

馬相如言雲夢澤方八九百里則雲夢非止一澤隨所在而為之名左傳定公四年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則知在江之北者為雲又昭公三年楚享鄭伯曰江南之夢則知在江之南者為夢禹貢言雲土夢作又蓋南北高下不

等故江北之雲方見土而江南之夢已作又其勢然也黃

氏曰雲夢跨江南北今荆南岳州界

其川江漢

黃氏曰江水自夷陵而下為州界東流會于彭蠡漢水自房陵以下為州界東南至漢陽入江

○易氏曰漢志蜀郡前氏道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今攷唐元和志則岷山近在茂州而江源遠出西徼在松州之境案松州交川縣江源鎮江水之迹始見于此南流至翼州翼水縣又南流至茂州汶山縣汶山即岷山禹導江所始之地又南流至成都府成都縣有沱江鎮禹貢東別為沱是也又西南流至眉州通義縣又南流至戎州夔道縣今為叙州宜賓縣又東流至瀘州瀘川縣又東流至渝州巴縣又東流至涪州涪陵縣又東流至忠州臨江縣又東流至夔州南浦縣又東流至夔州奉節縣又東流至歸州秭歸縣又東流至峽州夷陵縣又東流至江陵府江陵縣又東流入澧州界即禹貢東至于澧之地至岳州巴陵縣有洞庭湖即禹貢九江水經云九江在長沙下雋縣正其地也又東陵即巴陵江水至此自東而迤北至鄂州江夏縣又東流至江州潯陽縣今為德化縣有彭蠡澤即禹貢江漢匯澤之地又東北流至池州秋浦縣今為貴池縣又東北流至潤州丹徒縣州今為鎮江府北對揚州江都乃漢志所謂東至江都入海者也漢志不知漢水所自誤認嶧冢山之西嘉陵江為西漢水與禹貢漾漢大異考之唐元和志興元府金華縣今為鎮隸三泉縣嶧冢山在縣西三十里漾水所出東流至洋州興道縣又東流至金州西城縣又東流至均州武當縣有倉浪州即禹貢倉浪之水又東流至襄陽府襄陽縣又東流至鄂州長壽縣又東南流至復州竟陵縣今為景陵縣有滲參水即禹貢三澨也又東南流至沔州漢陽縣今縣為漢陽軍有大別山即禹貢至于大別以入于江之地禹貢所記江漢皆發源于梁州周禮不載梁州山川故至荆州而後言其川江漢江至今歸州之秭歸縣以至鄂州之武昌縣凡一千四百餘里漢江自今均州之武當縣以至漢陽軍之漢陽縣凡一千四百餘里皆荆州之地江漢分流于其間至是合流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是也○王昭禹曰即禹貢荆州所謂江漢朝宗于海

其浸潁湛

直減反杜氏曰湛讀當為人名湛之湛湛或為淮

黃氏曰案今潁水出河南登封隅乾山東南流至潁州潁上縣入淮鄭言宜屬豫者據禹貢也然周人畫地當有所更革矣又案酈道元注水經湛水出犍縣北魚齒山西北東南流歷魚齒山下為湛浦春秋楚公子格與晉戰于湛阪是也湛水東入汝周禮荆浸潁湛康成云未聞偶不照此酈氏之所考據也案今汝州魯山縣漢犍縣魚齒山在龍興縣連接梁縣界是則周荆州界自隨包唐鄧東北至汝潁與豫分界而荆牧治宛宣王封申伯

○易氏曰左氏傳昭元年王使劉定公勞趙孟于潁杜氏謂潁水出陽城縣案漢志縣屬潁川郡即今河南府潁陽縣又襄十六年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杜氏謂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案地志襄城即今汝州之襄城縣昆陽故城今在汝州之萊縣已上二者皆古豫州之地經以為荆州之浸必有脫誤處

其利丹銀齒革

鄭康成曰齒象齒也革犀兕革也○易氏曰禹貢荆州言

礪砥砮丹惟金三品羽毛齒革其地利古今然也然荊州亦言金與籛楛則未嘗無金錫竹箭揚州亦言齒革及惟金三品則未嘗無丹銀齒革特以其地產之多者言之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

河南曰豫州

易氏曰禹貢荆河惟豫州其封在大河之南南條荆山之北故曰荆河殷之豫州則南境距漢北境接河故曰河南周人於豫州亦曰河南而南境則仍禹貢之舊不曰荆河互文以見也

其山鎮曰華山

易氏曰漢志京兆尹華陰縣大華山在南後漢華陰屬弘農郡唐及今為華陽縣

其澤藪曰圃田

易氏曰漢志河南郡中牟縣圃田澤在西唐以縣屬鄭州

今屬開封府圃田澤一名原圃

○黃氏曰今鄭州管城縣

其川滎滎屬洛

易氏曰禹貢導沅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厥後濟不溢河滎澤遂枯漢志河南郡雖有滎澤縣而不言滎澤唐元和志於鄭州滎陽縣云縣西北四里有故瀆恐未必然蓋水北為陽縣當在澤北不應澤在縣北也漢志弘農郡上

洛縣洛水出冢嶺山東北至鞏入河又盧氏縣熊耳山在東禹導洛始此而洛水實出於上洛之冢嶺山今攷之唐商州洛南縣冢嶺山在縣南七十里洛水所出也又東流至本州之上洛縣又東流至虢州盧氏縣界熊耳山在縣南五十里又東流至河南府之鞏縣會伊瀍澗之水以入于河

其浸波澨音詐

易氏曰鄭康成曰波讀為潘孔安國言禹貢有播水無波水音與播同古字從山從番讀為潘冢之潘康成誠有所見而然爾雅云水自洛出為波度其地其盧氏鞏縣之間

即今商虢州河南府之地○黃氏曰案注水經有波水出魯陽縣霍陽山波水所出者水南流入淦杜佑通典曰此為豫浸之波魯陽今魯山縣霍陽山在今梁縣俗稱峴山左氏傳莊四年楚令尹

鬬析莫敖屈重除道梁澁營軍臨隨杜氏以為澁水在義陽厥縣西東南入鄖水義陽即今信陽軍之西去隨甚近

唐志隨州隨縣澁水出縣西四十里此正古豫州之地鄭康成乃謂澁宜屬荊州在此非也蓋漢人誤以南陽郡為

荊州不知古荊在荆山之南康成徇漢地志之說誤矣○黃氏曰注水經澁水出隨州隨縣黃山南南流入波案職方諸浸多相接而豫浸波澁源委殊異又相去遠而馬融廣成澤頌亦曰浸以波澁波近廣成澤澁則遠矣不知何以自古聯稱周職方湛為荆浸波為豫浸則二州分今臨汝為界澁為豫浸則豫西界抵今漢東故樂史寰宇記隨州虞周為荆豫二州之域鄭以澁宜在荆者或未攷也

其利林漆絲枲

鄭康成曰林竹木也○王昭禹曰禹貢豫之厥貢漆絲絺

紵則林漆絲枲固豫之所產也

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

鄭康成曰六擾馬牛羊豕犬雞五種黍稷菽麥稻○李嘉會曰豫州土地平曠尤宜六擾五種非無他鳥獸不足稱也

正東曰青州

易氏曰禹貢有青有兗有徐殷并青於徐而徐兼揚州之

淮故江南曰揚州周復以淮歸揚而并徐於青正在畿東

故曰正東

其山鎮曰沂山

易氏曰唐沂州沂水縣本漢東莞縣屬瑯琊郡沂山在縣

北一百二十四里○黃氏曰公玉帶所謂東泰山也○賈氏曰地志沂水出大

山蓋縣禹貢沂水在徐州在青州者周以禹貢徐州地為

通志堂

青故也

其澤藪曰望諸

黃氏曰望諸孟諸也在應天府虞城縣淮水流至今宿泗間為青界東至楚州鹽城縣入海禹貢徐揚以淮為界北徐南揚泗水出兗州泗水出奉符新泰縣界之艾山南至淮陽下邳縣入泗沐水出祈山東南流至宿遷縣入泗淮沂沐禹貢皆屬徐州周廢徐入青故皆屬青孟諸屬豫州青又斗入豫界矣周齊為青牧大公始都營丘故城在今濰州昌樂縣宣王時齊遷臨淄烝民詩仲山甫徂齊城彼東方是也

○易氏曰唐宋州虞城縣漢屬沼國今屬南京應天府孟諸澤西北十里俗號盟諸故書謂之孟諸周禮謂之望諸漢志謂之盟都其實一也

易氏曰禹貢導淮自桐柏漢志南陽郡平氏縣桐柏大復

其川淮泗

山在東南唐以其地為桐柏縣屬唐州淮水所出東流至蔡州之真陽流至申州之義陽縣今為信陽軍信陽縣又東流至光州主城縣又東北流至濠州招信縣今屬泗州本漢臨淮郡淮陵縣地乃古徐州之域即漢志所謂淮至淮陵入海者也又東北經楚州之盱眙縣今為盱眙軍與泗州隔淮相對又至楚州山陽縣入海漢志濟陰郡乘氏縣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此孔安國引以證禹貢者漢乘氏屬濟陰郡唐以郡為曹州今為興仁府縣屬焉睢陵即今泗州招信縣之北境然漢志所載自有兩泗水其一即自此乘氏至毗陵入淮者又一泗水出魯國辨縣西南至方與入沛唐元和志辨與方與皆在兗州今襲慶府泗水縣東陪尾山泗水出焉其源有四西南流至本州曲阜縣北分為二流北為洙南為泗其間即夫子設教之地又西

南三十五里至本州瑕丘縣西二十五里洙復與泗合又南流至本州魚臺縣界縣本漢方與地屬山陽郡即所謂自方與入沛者也又東南流經徐州沛縣漢屬沛郡即所謂自沛入淮者也又東南經徐州彭城縣又至泗州以入于淮徐兗泗皆古徐州之境周并於青

其浸沂沐音述

易氏曰漢志泰山郡蓋縣沂水南至下邳入泗蓋縣在唐及今皆兗州之境下邳唐屬泗州今為淮陽軍沂水經下邳分為二水一水於城北西南入泗又一水經城東亦注泗謂之小沂水漢志琅琊郡東莞縣沐水南下邳入泗案唐志沂州沂水縣本漢東莞縣地沐水所出東南至泗州下邳縣又東北流至泗州漣水縣今為漣水軍至此與泗合而入淮○鄭司農曰沐或為洙

其利蒲魚

易氏曰禹貢於徐州言淮夷蠙珠暨魚周并徐於青其餘皆兼此二州而言

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

河東曰兗州

易氏曰夏殷皆言濟河惟兗州謂東河之東濟水之北也周人以青兼徐而兗州又得越乎濟之東南故徐之岱山職方以為兗之所鎮徐之大野職方以為兗之澤藪是也故曰河東

其山鎮曰岱山

易氏曰漢志泰山郡博縣泰山在西北博在唐為乾封屬兗州今為襲慶府奉符縣泰山一曰岱山禹貢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是青州在岱山東北徐州在岱山東

南周并徐入青而不以岱屬青州究在西北實兼有其地其澤數曰大野

易氏曰漢志泰山郡鉅野縣大野澤在縣北唐以縣屬鄆州今屬濟州案禹貢徐州言大野既豬周無徐州故以屬兗其川河沛

易氏曰禹貢言導河積石案漢志金城郡河關縣積石山在西有唐及今為積石軍然禹之導河始於積石其實河源遠而西塞之外漢張騫班固及水經山海經等皆不知其地唐穆宗長慶元年劉元鼎使吐蕃歸踰湟水湟水出蒙谷抵龍泉與河合合河之上流繇洪濟渠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古所謂崑崙者也其地蓋劔南之西虜曰悶摩黎山河源其間色赤行益遠他水并注則濁自此東北直莫賀延磧尾入吐

谷渾以至積石東北流至鄯州龍天縣界又東流至河州枹罕縣界又東流至蘭州五泉縣又東北流至會州會寧縣又東北流至靈州迴樂縣又東北流至三受降城又東迤南至朔州之鄯陽縣又南流至嵐州合阿縣又南流至石州臨泉縣又南流至隰州永和縣又南流至慈州吉昌縣又南流至絳州龍門縣今以縣屬河中府乃龍門口即禹貢所謂至于龍門者也又南流至陝州陝州對河為華州華陰縣大華山在縣八里河經大華之北故曰華陰即禹貢所謂南至于華陰也至此方自南迤東至陝州陝右縣今為陝縣有底柱山在黃河中禹貢所謂東至于底柱也又東流至河南府之王屋縣又東流經本府之河陽縣今為孟州有孟津禹貢所謂東至于孟津是也又東流經本府之鞏縣有洛水入河禹貢所謂東過洛汭是也又東



流至衛州汲縣其黎陽縣有黎山即禹貢所謂至于大伾是也又東北流至桐州臨河縣又東北流至澶州頓丘縣又北流至魏州貴鄉縣今省入于大名府之元城縣又東北流至貝州經城縣今省入大名之宗城縣又東北流至冀州南宮縣禹貢降水亦入海以禹河東徙故自入海而不入于河洛水故瀆在縣東南六里禹貢所謂北過洛水是也又冀州西北接邢趙深三州三州皆有大陸澤禹貢所謂至于大陸是也又東北流至滄州饒安縣即禹貢北播于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之地大抵河行萬餘里豈獨為兗州之川禹貢濟河為兗州即其地攷之自魏至滄凡一千三百餘里其河之東境皆兗州之域

○黃氏曰職方曰河東曰兗州蓋自黎陽北流充冀分

河為界充東而冀西

水從市注出兗州之川惟禹貢從水從齊又案漢志從水

從齊其水出常山郡房子縣贊皇山乃別是一水名則此二字音同實異後世雖例以從水從齊者為兗州之川其實乃字之誤當以古文為正案禹貢道沅水東流為濟攷之則在河東郡之王屋縣王屋山在縣北沅水所出伏流至河內郡之軹縣唐為濟源縣以濟水出平地有二源故名濟源南流入于河禹貢入河復截河而南溢為滎滎在鄭州滎澤縣本漢滎陽縣北實受溢河之濟水濟水自春秋後不復截河而入於滎矣今雖有滎澤而故瀆湮塞不可攷又東至汴州又東北至曹州為陶丘又東北至荷澤在廣濟軍之東北自河至此凡七百餘里皆古濟所經之地今不復有濟水但存其名而已又荷澤雖不受濟水亦自有源仍舊東流世俗因其舊名亦以濟名之然東南流至兗州金鄉魚臺入徐州沛縣與泗水合而入淮又一派禹

貢濟水至荷澤即東北會于汶汶水出兗州乾符縣今龍  
慶府奉符縣凡北流至鄆州須昌縣又東北流至齊州臨  
邑縣又東北流至淄州高苑縣又東流至青州博昌縣以入  
乎海自汶水源至此皆古濟之地實古兗州之域

其浸盧

音維干恭  
雷維反

易氏曰鄭康成曰盧維當為雷雍蓋濮川雷澤縣雷夏澤  
在北又澠沮二水源俱出雷夏澤正兗州之境顏師古曰  
盧水在濟北盧縣康成讀曰雷非也唐以盧縣屬鄆州今

廢入陽穀

○黃氏曰維水出密州莒縣維山北至維州昌邑縣入海注水經盧水  
出密州諸城縣盧山即久台水也西北入維杜佑通典盧水在濟陽盧

縣因水而名盧縣今屬東平府非盧水所經其說誤禹貢兗龍不慶濟屬  
徐維密屬青周廢徐充濟維密皆入兗周魯為充牧封伯禽都曲阜

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

李嘉會曰蒲魚蒲蘆葦及魚也○易氏曰利與青州同民  
畜與豫州同

其穀宜四種

鄭康成曰四種黍稷稻麥

正西曰雍州

易氏曰禹貢有雍有梁故梁為正西而雍為西北殷周皆  
首梁入雍故雍州為正西

其山鎮曰嶽山

易氏曰漢志有扶風汧縣吳山在西古文以為汧山雍州  
山然案唐隴州汧源縣而岍山北與隴山接禹貢導岍是  
也此正岍山非所謂吳山吳山同在隴州卻自有吳山縣  
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吳山又在縣西南五十里周都五  
嶽之外以此特近故為嶽山秦都咸陽亦為西嶽唐為國  
之西鎮山謂之西吳

其澤藪曰弦蒲

○鄭司農曰弦或  
為汧蒲或為浦

易氏曰漢志有扶風汧縣北有蒲谷鄉有弦中谷雍州數  
今屬隴州汧源縣

### 其川涇汭

易氏曰漢志安定郡涇陽縣開頭山在西涇水所出唐以  
涇陽源為平涼屬原州今屬渭川又東南流至涇州臨涇  
保定二縣又東南流至邠州之宜祿新平永壽三縣又東  
北流至京兆府之醴泉高陵雲陽三縣以入渭汭水者非  
禹貢所謂汭也禹貢言汭皆水北之汭此所謂汭者雍州  
之川名漢志右扶風汧縣汭水出西北東入涇此正公劉  
居豳之地詩所謂芻鞠之即徐廣曰新平漆縣東北有豳  
亭其國城在邠州東北二十九里三水縣界古豳城是也  
正與公劉詩合又唐志涇州臨涇縣有汭水西自隴州華  
亭縣流入一名宜祿川然涇隴二州在邠州之西則非邠

州之汭要皆雍州之川也

○黃氏曰汭水出汧源縣小隴山至邠州宜祿縣為宜祿水入涇渭水出熙州狄道縣鳥鼠

同穴山東南至華州華陰縣入河

### 其浸渭洛

易氏曰漢志隴西郡首陽縣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  
出唐省首陽入渭源後省今置渭源堡屬熙州鳥鼠山在  
縣西渭水有三源正東微南流至本州之襄武縣又東流  
五十里至鞏州之隴西縣又東流至秦州上邽縣又東流  
至隴州南田縣今省入吳山又東流至鳳翔府岐山縣又  
東流至京兆府萬年縣又東流至華州華陰縣東北入于  
河謂之渭口禹貢所謂汭是也洛水別是雍州一浸非禹  
貢導洛自熊耳之洛鄭康成曰洛出懷德縣釋者引詩之瞻  
彼洛矣為證案漢志左馮翊懷德縣即彊梁源之洛水懷  
德即京兆府之富平縣今縣屬耀州即漢左馮翊之地北

條荆山在縣西正漢志洛水之源也孔安國注禹貢東會  
漆沮之下曰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孔穎達引  
水志云出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正與漢志合又一洛水

出慶州洛源縣在唐京兆之西北五百餘里○黃氏曰洛水出  
慶州洛源縣白於

山今名安郎山至同州白水縣  
入渭雍周為王都廢梁州入焉攷之地志非一源案唐志慶州洛源縣

本漢歸德縣地屬北地郡有於向山在縣北三十里洛水

所出因以名縣東流至鄜州洛交縣又東南流至京兆府

雲陽縣之東境又經同州澄城縣之西境此去富平之懷

德亦甚近不應言兩洛水以其異源而下流同入于渭故

皆以洛水名之如冀之清漳濁漳青之大沂小沂徐亦有

兩泗水以其同入不害其為名稱之同

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

易氏曰於貢於雍州言厥貢球琳琅玕孔氏謂球琳皆玉

名琅玕石而似玉○鄭鍔曰即藍田出玉也畜穀略與冀

州同

東北曰幽州

易氏曰舜十二州本有幽州水土既平以冀為帝都省幽

入冀殷人南都河南之亳復舜幽州之名周人又以幽州

兼殷之營州實禹貢青州隔海東北之境故曰東北

其山鎮曰醫無閭

易氏曰後漢志遼東郡無慮縣有醫無閭山唐地志營平

乃漢遼西郡則其山又在營平之東北

其澤藪曰豸音養

易氏曰漢志琅瑯郡長廣縣○賈氏曰地志  
長廣屬徐州豸養澤在西唐萊

州昌陽縣本漢縣屬東萊郡今為萊陽縣豸養澤在縣東

北四十里蓋此澤介乎東萊瑯瑯兩郡之間也

其川河沛

易氏曰經於兗州言其川河沛蓋兗州北距河而南據沛禹貢言濟河惟兗州則惟兗州之川宜也幽州遠在東北於河沛何與蓋幽州雖跨有遼水為東北而實西南越海兼有青州之東北境所以琅琊郡之糞養澤泰山郡之淄水千乘郡之時水皆在幽州之域光武十三年以遼東屬青州二十四年還屬幽州是知幽州實可以有青州王璜張楫云九河陷海中是九河未陷之前凡登萊海岸及濱滄二州之東境皆在幽州之地與兗州東西分界故其川同於河沛

○王昭禹曰幽之川亦與兗同者蓋兗在河東北二州相連皆有河沛也禹貢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道兗水東流為濟則幽兗皆河沛所經之地

其浸蓄時

黃氏曰淄水出淄州淄川縣原山北至博興縣入濟

○易氏曰漢志

泰山郡萊蕪縣原山淄水所出東至博昌入沛攷輿地記則襲慶府萊蕪縣有原山淄水所出其地即漢之泰山郡東北流入淄川縣漢萊蕪故城在東北過臨淄縣東又東北過利津縣又東北入于海西漢志乃同入沛蓋入沛乃禹川之舊自濟之上流既涸故淄水入海

時水在臨淄縣齊城西

平地出泉南北二十五里亦謂之源水東北至千乘縣入

淄青淄萊禹貢屬青古河自今滄景間入海滄景禹貢屬

兗職方分冀置幽居河濟下流其地得今滄景德棣分淄

萊跨河距濟與青充分界北包營平周燕為幽牧都薊封

其利魚鹽

召公

○易氏曰漢志千乘郡博昌縣時水東北至鉅鹿縣入馬車瀆乃今青州之境青州臨淄縣有時水本漢千乘郡之地

易氏曰幽州跨海有魚鹽之利

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

鄭康成曰四擾馬牛羊豕三種黍稷稻

河內曰冀州

易氏曰舜十有二州有幽有并有冀水土既平之後以冀

為堯都省十有二州之幽并入焉以餘州準之則知禹貢冀州東西南之三面距河南而北境則越平常山今之燕雲營平諸州皆其地也殷人復以冀州北境復舜之幽州而東西南皆禹迹之舊蓋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也故曰兩河間周人又分冀而復舜之并州故曰河內而巳

○黃氏曰冀唐虞夏商皆都之舜分置幽并禹貢廢不置周仍分置如虞衛為冀牧周封康叔都朝歌

其山鎮曰霍山

易氏曰漢志河東郡彘縣霍太山在東唐及今晉州霍邑本漢彘縣霍山一名太岳在縣東三十里

其澤藪曰楊紆

於于反

易氏曰鄭康成曰楊紆所在未聞顏師古引爾雅云秦有楊紆李巡又以為在扶風而此乃以為冀州未詳其義及所在

其川漳

王昭禹曰其川漳禹貢冀州所謂覃懷底績至于衡漳是也○易氏曰漢志上黨郡長子縣鹿合山濁漳水所出東至鄴入清漳又沾縣大黽谷清漳水所出東北至邑成入大河是二漳皆出於上黨也唐志濁漳水出潞州長子縣本漢縣有發鳩山濁漳水所出東北流至本州所理之上黨縣又東北流至本州之潞城縣漳水一名潞水又東北經本州之垣縣黎城縣又東流至相州之鄴縣又東北流至磁州澄陽縣又東北流經潞州之洛水縣有衡漳故瀆俗名阿難渠則知合清漳而謂之衡漳清漳出太原府之樂平縣本漢沾縣少山在縣西南清漳所出東南流至儀州之和順縣又東南流至潞州黎城縣之東北又東北流至洛州之洛水縣又東北與濁漳合而至貝州之寰城縣又東北流至德州之長河縣乃漳之南岸其北岸即瀛州

之平舒縣自此東北入于海

其浸汾扶文反潞音路

黃氏曰汾水出憲州靜樂縣南流至河中府榮河縣入河  
康成曰潞出歸德縣今慶州華池縣無潞水杜佑曰潞出  
密雲郡密雲縣密雲今檀州水經鮑丘水從塞外來經密  
雲戍過幽州潞縣西酈道元曰鮑丘水入潞通得潞稱俗  
曰東潞此殆杜佑所謂密雲之潞也是在幽界非冀浸矣  
案關駟十三州記曰上黨潞縣有潞水為冀浸即漳水也  
王猛與慕容評相遇於潞川障固山泉軍人匹絹鬻水二  
石酈道元曰他大川無可為浸者巨浪長湍惟漳水耳又  
案今潞城縣春秋赤翟潞子嬰兒之國是則潞之得名已  
久漳水至潞為川可以灌溉或當是也○易氏曰漢志太原郡汾陽縣北山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陽入河故唐嵐州靜樂縣今屬澤州即漢汾陽縣之地汾水東南流入太原府之文城陽曲太原清源文水五縣又東南流至汾州溫城介休靈石汾西四縣又東南流

其利松柏

入晉州之霍邑趙城洪洞臨汾四縣又東南流至絳州之正平稷山龍門三縣又南流至河中府寶鼎縣北入于河唐潞州潞城縣本漢潞縣屬上黨郡漳水一名潞水在縣北關駟曰潞水在縣北為冀州浸即漳水也蓋周以濁漳為潞清漳為漳

易氏曰唐潞州潞城縣本漢潞縣屬上黨禹貢冀州厥木惟條條長也其利松柏宜矣

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

李嘉會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今不曰馬而止曰牛羊馬多出於隴西正雍州地

黃氏曰九州獨雍冀不宜稻何也自鄭國引涇為渠西門豹引漳為陂後人轉相師用大抵稻田徧二州矣禹之治水非獨除害濬畎澮距川蓋興利也而二州獨不為稻田至後人始為之豈禹之智不及國豹之徒哉是必害有甚於利者禹不敢為至于商周皆因之後世但務興利始發

禁決防利固可喜害曾不卹漢末諸家治河之策張戎獨  
 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為  
 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諸郡以至京師東行民當春夏  
 少水乾燥時引河渭水溉田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洩而  
 多水暴至則溢決國家數隄塞之稍高於平地猶築堤垣  
 而居水也可各順從其性毋復灌溉則百川流行水道自  
 利無溢決之患夫水不使灌溉而失藝植之利不智者皆  
 能知之然其識微見遠實合大禹規模由漢以來冀豫徐  
 兗河患竭國力匱民財漂沒墊溺救患不給灌溉之利誠  
 不足言矣雍上流冀下流以形勢論之雍本無害然雍亦  
 不以灌溉何邪決涇渭灞滻諸水使盡入河上流甚駛疾  
 而下流猶其停緩若分別諸水上流已下決下流遂淺淤  
 何疑哉孟子曰禹以四海為壑此說至漢猶有能知者今

千餘年其學遂絕滅矣攷工記曰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  
 古人治水法理精詳師授的確其肯以一槩之見而使利  
 害不足相補除哉

正北曰并州

易氏曰舜有并州禹貢以并入冀州殷因之周復分冀復  
 舜并州以天下之勢言之冀州在西河之東雍州在西河  
 之西并州介乎雍冀之間故曰正北

其山鎮曰恒山

易氏曰漢志恒山郡上曲陽縣常山谷在西北接唐定州  
 恒陽縣有北嶽今改為中山府縣為曲陽即漢之舊也

其澤藪曰昭餘祁

黃氏曰昭餘祁在汾州介休縣注水經曰汾水於大陵縣  
 左迤為鄔澤引廣雅水自汾出為汾陂陂南接鄔地理志



曰九澤在北并州藪也呂氏春秋謂之大昭又侯甲水逕大谷謂之大谷水逕祁縣故城南自縣連延西接鄔澤是謂祁藪樂史寰宇記昭餘祁俗名鄔城泊祁屬太原漢故縣也

其川虜

喚胡反池徒多嘔烏侯反

易氏曰漢志代郡齒城縣虜池河東至參合又東至文安入海此言參合則屬高柳縣漢高柳縣隸代郡唐正觀以後為默啜所破州縣俱廢開元十年改定襄為雲中有高柳故城則齒城又當在高柳之北虜池河源未之詳其河自鴈門縣西南流入崞與唐林二縣又西南流至圻州秀容縣又西南流入定襄縣又南流至太原府孟縣又東流至恒州之靈壽真定九門藁城穀城五縣又東流至定州無極縣又東流入深州之饒陽鹿城安平三縣又東南流入瀛州之高陽河間二縣又東流入莫州之唐興及莫縣

以至任丘文安縣即漢志所謂至文安入海者也康成曰

嘔夷祁夷餘出平舒漢志代郡平舒縣有祁夷水唐蔚州

興唐縣本代郡地嘔夷一名涖水出縣西北高氏山東北

流至興唐縣又東流至瀛州之博野東流入于河

○黃氏曰虜池出代

州繁時縣派阜山嘔夷在蔚州靈丘縣即涖水也注水經曰温夷之水出縣西北高氏山東至瀛州高陽縣入易涖水即巨馬河出蔚州飛狐縣涖山東至灞州南

入于滹也同入海

其浸涖易

黃氏曰易水有三皆出易州易縣寰宇記北易一名安國

河出縣西北窮獨山注水經濡水也中易出閭鄉城寬中

谷東南流至古易京城與北易合流入巨馬河注水經易

水與諸水互攝通稱南易出縣東南即山燕王仙臺東石

虎罡東流與雹河會又東至霸州容城縣南流入高陽縣

合涖水注水經又曰易水至文安縣與虜池合班固關駟

皆以斯水為南易文安今霸州縣并之東界至此○易氏曰漢志代郡

廣曰縣涑水東南至容城入河案唐蔚州飛狐縣即漢廣昌縣地有飛狐口涑水所出東南流至易州易縣又東北流至涑水縣又南流入容城縣即漢志所謂東至官城入河者也漢志涑郡故安縣閭鄉易水所出東至范陽入濡此言易出故安則近幽州之境案唐蔚州飛狐縣周屬并州自縣北入嬀州之懷戎即古飛狐口易水所出東南流至易州易縣至北方是漢涑郡故安縣之地又東流至涑州之歸義縣又東北流入涑州范陽之南界即漢志所謂至范陽入涑者也

又曰案詩韓奕韓侯為并牧今同州韓城縣古韓國此并

西界也并地最延袤橫亘冀北以制戎夷故詩曰奄受北

國其追其貊荆宛并韓其國都皆近京師宛衛武關以制

楚韓杆臨晉以制狄皆天下形勝故宣王中興特著二詩

焉大抵周人幽據全燕制齊據海岱充冀翼蔽洛陽淮制徐

并荆控扼咸雍此天下全勢也觀九州山川險要之處與

其建牧規模而經略大體可見矣

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

鄭康成曰五擾馬牛羊犬豕五種黍稷菽麥稻也

總論

鄭鍔曰自揚州而下以至於并州是謂九州之國所以正

其東西南北者皆以王畿為主天子面南故自南而辨之

則四方各正矣每州各言鎮山記其為一州之鎮也各言

澤藪記其一州水之所聚也各言川記其水入海之道也

各言浸記其眾田灌溉之利也各言男女或二或三或五

記其地氣之偏而陰陽之不齊也各言穀之所宜記其土

壤之高下而所種之不同也各言利之所宜記其山林之

疎密而所產之不同也○薛氏曰凡九州之土高者宜黍稷下者宜稻麥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東南多絲纈西北多織皮先

王之于民因其東西南北之異方山澤川浸之異宜男女異數土石異產黍稷稻粱之異種丹漆絲枲之異利廣谷異制民生異俗為之修其教而不易其俗齊其政而不易其宜山者不使居川澤者不使居中原驛剛之地糞種不以羊赤緹之地糞種不以牛然後五方之民各安其性樂其業而無偏弊之意

總論分州之異

易氏曰九州之說其來尚矣孔安國以禹貢九州為帝堯

之制遂謂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為幽州并州分青州為營  
 州餘乃堯舊非也攷之舜典其說甚明始言肇十有二州  
 次言咨十有二牧然後命禹平水土是則平水土之命與  
 夫十有二州之建其先後次第自有可攷而不誣者禹別  
 九州書以貢名在治水之後禹貢於逐州之下雖各列隨  
 山濬川之說然皆追求其治水蹤迹而後辨山川之險易  
 量道理之遠近以定賦貢之高下不得以舜之十二州為  
 後也善乎班固之言曰堯遭洪水懷山襄陵天下分絕為  
 十二州使禹治之水既平更別九州列五服其先後次序  
 正所以發明當時置州之意○薛氏曰冀兗青徐揚荊豫  
 梁雍此禹貢之九州也冀豫雍幽營揚兗荆徐此爾雅之  
 九州也揚荊豫青兗雍冀幽并此職方之九州也禹貢九  
 州之名舊矣舜時肇十有二州分冀為幽州并州分青為

營州至夏則復為禹貢之九州矣爾雅九州商之制也職  
 方九州周之制也是商有幽營而無禹貢之梁青周有幽  
 并而無禹貢之徐梁郭璞以爾雅之九州為商制然爾雅  
 有九州之名而無九州之界禹貢職方有其界而不能不  
 相侵入者且職方九州冀小於禹貢以分冀為幽并如舜  
 時則一分而三也雖無徐州而青兗之間是也雖無梁州  
 而雍豫之間是也禹貢曰海岱及淮惟徐州是徐之南及  
 淮也又曰大野既豬是徐州之大野也今職方青州之川  
 淮泗兗州之澤大野是以徐而入青兗也禹貢曰華陽黑  
 水惟梁州是梁州之南據華山之南也又曰厥貢璆鐵銀鏤  
 磬磬是梁州之玉石也今職方豫州之地華山雍州之利玉  
 石是以梁而入雍豫也職方既以青兗而包徐故青州多入  
 禹貢之豫而兗州又多入禹貢之青禹貢豫州被孟豬而

職方青州有其澤望諸望諸即孟豬也茲非青之入豫乎  
 禹貢青州曰鹽絺海物而職方兗州有其利蒲魚蒲魚即  
 海物也茲非兗之入青乎職方既有冀而又有幽并矣故  
 幽州多入禹貢之青徐而冀多入禹貢之雍且幽州其山  
 醫無閭其澤曰溪養其浸菑時醫無閭在遼東光武時以  
 遼東屬青州後又屬幽州茲非幽之入青乎溪養在長廣  
 菑出萊蕪地理志以長廣屬徐州瑯琊有萊山茲非幽之  
 入徐乎冀州曰其澤楊紆而爾雅曰秦有楊紆李巡又以  
 為右扶風顏師古注漢地志以為即楊紆茲非冀之入雍  
 乎大抵周以夏之冀為三以餘八州為六其勢不能如禹  
 貢之舊也然杜氏二鄭不改職方之字而必改職方之意  
 後鄭謂潁在陽城宜為豫今屬荆非也以澠在楚隨之間  
 且屬荆今屬豫非也不知青幽梁雍兗豫尚多侵入況相

距之州乎是改職方之意也先鄭以青州之淮字當為睢  
 沫字當為洙直謂宋有次睢而魯有洙泗曾不謂青之包  
 徐也以雍州之弦字當為汧蒲字當為浦直謂雍有汧水  
 耳曾不謂吳山在汧西有弦蒲之藪也至於杜氏以經之  
 湛字當為淮後鄭以兗之盧維為雷雍曾不謂湛與盧雍  
 之名無所經見是改職方之字也

鄭鍔曰周之九州無徐梁禹貢有徐梁無幽并爾雅云兩  
 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濟東曰徐州河西曰雍州漢南  
 曰荊州江南曰揚州燕曰幽州濟河間曰兗州齊曰營州  
 詩譜雍梁荆豫徐揚禹貢所云堯舜法爾雅所云似夏法  
 詩譜似商法說者云爾雅職方不同先儒以爾雅所言為  
 商制理或然也至於周官無徐梁者蓋徐去淮為近而其  
 地或為徐戎淮夷之所有梁去洛為遠而其地或為王畿

都鄙之所據也爾雅有幽州而周官有幽并者民有盈耗故州有損益冀之在商其民是以離而為二故有冀而有幽在周又離而為三故有冀又有幽并舜分冀為幽并分青為營周無徐州蓋其地為淮夷徐奄所有周公之時命伯禽之魯而徐戎淮夷並興此其證也其後成王伐淮夷宣王征徐方僖公征淮夷而周官以征伐所獲者為隸獨於蠻閩夷貊有之而戎狄則闕則知其服東南為難矣○李嘉會曰周之九州與禹貢不同者周時都雍不可不廣梁山多險阻故合梁雍為一州徐地狹隘故青兼之堯舜都冀地壤最闊今之虜境各在其內且帝都所寓人民阜繁至周亦然故冀州分為幽并

總論序州之次

王氏曰九州之序禹貢始於冀次以兗而終於雍職方始於揚次以荆而終於并者蓋禹貢言治水之序職方言遠近之序治水自帝都而始然後順水性所便自下而上故自兗至雍而止以遠近言之則周之化自北而南以南為遠故關雎鵲巢之詩分為二南漢廣亦言文王之道被于南國德化所及以遠為至故也始於揚州則以揚在東南次以荆則以荆在正南終於并則以并在正北先遠而後近也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五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五十七

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  
 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  
 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  
 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鄭鍔曰職方氏掌版圖以制其貢諸侯供貢以服事天子

故以服言之欲其服職事上而已○鄭康成曰詩云侯服于周○黃氏曰司

馬曰九畿畿界域也或曰畿封皆界域也司馬施政職而

以界域為名見王政之行無遠近一也海內之地方千里

者九九州各以其山川畫界而九畿自王畿出四面畫之

地形不能整方九服闊狹相補而足侯國居其中有司所

當辨也故晉為甸侯鄭為男伯○愚案餘說見大司馬

陳君舉曰衛服之外聖人雖制之服而不必其來故武成敘諸侯之助祭洛誥稱諸侯之和會康王之誥陳諸侯之聽命止言五服而已

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

鄭康成曰以此率徧知四海九州邦國多少之數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以方三百里之積以九約之得十一有

奇云七伯者字之誤

○林氏曰非實此國也特計其地之廣狹所能容也

○黃氏曰凡邦國千

里據一州之地而言也一州之地方千里故為九州而建九牧一州千里封公以五百里則四公猶曰封公足五百里則可容其四也方四百里則六侯猶曰封侯足四百里則可容其六也方三百里則十一伯猶曰封伯足三百里

則可容十一也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猶曰封子足二百里則可容二十五子也方百里則百男猶曰封男足百里則可容百男也出入千里之數而進退之以見九州之地一州必千里也諸侯雖有加地未必盡登此數是故皆懸法也康成曰每事言則者設法也設法者以待有功而大其封其說是也但謂周九州界方七千里周公改殷制雖小國地皆方百里一州必四公六侯十一伯二十五子百男合附庸為二百一十國則強牽合矣王制二百一十國蓋言分土為三而一州之地合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可容二百一十而猶有餘也職方言四公六侯十一伯二十五子百男蓋言元侯大封而一州之地盡登五百里則容四四百里則容六三百里則容十一二百里則容二十五百里則容百而適足也是皆懸設之言也封國三等元

侯亦三等故五百里四百里為大國不五百里四百里則不能為三軍次國必三百里不三百里則不能為二軍小國必二百里不二百里則不能為一軍男雖加地至百里猶不能為一軍此其事實而其制參見於司馬職方者也

周之公國

杞宋而已九州之地封國不盡則為間田古說周國八百而春秋經傳古國存滅其可見者不過百餘未入春秋法制猶

在諸侯未敢大放恣至春秋時猶以滅國為重則古國之不可見者必非盡并滅之不知其何故也

○愚案餘說見大司徒

薛氏曰千里之方為方百里者百五百里之國為百里者二十五四个方百里者二十五用千里之方一是方五百里者不過四公也又云方四百里則六侯則是四百里之國為方百里者一十六六个方百里者十六則為九十六是用百里之方九十六於千里之方猶餘百里之方四又

云方三百里則十一伯則是三百里之國為方百里者九以十一个方百里之國為百里者九十九於千里之方猶餘百里之方一又云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以二百里之國為方百里者四則二十五个方二百里用千里之方一百男則百里而已此封國之定制也其餘為附庸山川者固見於大司徒建邦國之制鄭氏謂九州之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為方千里四十九其一為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以為封公侯伯子男之地失之矣鄭氏之見以開方言之殊不知井田之地畫為井形四圍左右皆有定制故可以開方言之若夫先王定九州之制分疆析壤各以千里為州非如井田之法周圍貫通可以開方計之若曰成周之制為方千里者四十九何成王周公斥地之廣耶王制曰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豈復開



而為千里之六耶或曰王制商制也夫何商周之大異也  
孟子曰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如此則知鄭  
氏之失

凡邦國小大相維

鄭康成曰大國比小國小國事大國各有屬相維聯也

王設其牧

項氏曰諸侯皆世襲惟牧為王所設○鄭鏗曰五國為屬  
屬有長二十五國為連連有率三十國為州州有正雖足  
以相制而未足以兼制之大國無小國之助則無以為強  
小國無大國之依則不能以自固王於是而為之設八命  
之牧以為二百一十國之長統臨而牧理之然後小大之  
國各有所畏○易氏曰其要專在建牧一事周制九牧寔  
舜之咨十有二牧之遺制皆所以統天下之邦國使之攷

禮正刑以尊天子

○愚案陳君舉說見大宰九兩下

制其職各以其所能

黃氏曰牧下有正卒達乎諸侯故曰制○鄭鏗曰人各有  
能有不能論所能而制以職如牧監參伍之職方伯連率  
之職必觀其才力之所能任

制其貢各以其所有

○林

賈氏曰即大宰九貢小行人春入貢及禹貢貢篚是也  
○林  
椅曰行人制貢蓋度道里歲月遠近為之率例職方各以其所有乃通法也然九州  
九牧王居其一九職九賦自大司徒之所頒掌交之所諭推之是以一州為法達乎八者  
○黃氏曰諸公食者半侯伯三之一子男四之一地有進退則貢有增減故曰制其九州  
有常責苟非增減則無庸制也春秋傳曰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此其節  
也制職制貢  
牧皆參焉

鄭鏗曰地各有所生有所不生論其所有而制貢如荆有  
齒革不責以揚之竹箭雍有玉石不責以冀之松柏因其  
所有則其求易供○林椅曰職方言設牧而繼之以制職制

貢則當時職貢亦總州牧

王將巡守則戒于四方曰各脩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

王昭禹曰王巡守則諸侯各朝于方岳故戒于四方鄭康成曰乃

猶女也守則諸侯所守之地職事則諸侯所治之職事天子適

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故戒以脩平乃守脩則使

之治其壞也平則使各當其分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

述職也者述所職也故戒以攷乃職事職則慮其有曠職

事則慮其有廢事○鄭鍔曰因巡守之年做戒之使脩正

其疆界攷察其職業以俟王之時巡告戒之有素及其不

率然後待之以誅夷竄殛之罪可以無愧矣李嘉會曰必先

不欲乘其不備幾于不戒而殺也必先警戒則刑可施

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

鄭康成曰先道先由王所從道居前行其前日所戒之令

鄭鍔曰及王之所行先用所嚮之方國巡其前所布之戒令預攷其率與不率也

王殷國亦如之

賈氏曰王殷國所在無常或在畿內國城外即為之或向

畿外諸侯之國行之故有戒令之事○黃氏曰宗伯殷見

曰同大行人殷同以施天下之政則巡守本為殷國也屬

象胥諭言語協辭命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達瑞節同度

量成牢禮同數器脩法則皆所以正不正也故謂之殷國

職方巡狩謂不因殷國而有會同之事如成王作洛宣

王車攻皆不至方岳故獨以天子適諸侯為名其曰殷國

正謂時巡朝諸侯于方岳考制度大明黜陟也言巡狩則

不殷國言殷國則巡狩可知故掌客兼言之六年五服一

朝十二年王乃時巡皆定禮王有故不出非常也今年有

故不出明年亦當出先王未嘗豫設非常不出之禮使人

主怠惰也

漢武帝歲出祀甘泉汾陰固為煩擾成帝曠歲不出實怠耳合禮不合禮皆未論

鄭又言王不巡

守其戒四方與巡守同夫王出則戒以平守攷職將以待

黜陟也王行將至則又巡戒焉不出何戒之有  
土方氏上士五人下士十人府二人史五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項氏曰土方者主土度四方之地○賈氏曰主四方邦國

之事與職方連類在此

以下至形方並同

掌土圭之灋以致日景以土地相息亮反宅而建邦國都鄙

黃氏曰地形廣遠不可度量故有土圭之法今九章猶有  
鈎股存焉○鄭鏐曰冬夏至潁川陽城晝漏半立八尺之  
表夏至於表北得尺五寸之景冬至於表北得丈三尺之  
景皆為地中此建國所用也若建諸侯國則不用此何則

景一寸差千里一分則百里封侯國之大者不過五百里

何取於土圭之寸耶亦取其分而已若建小國又取其分  
以為小分也一分百里男國也亦大都也二分二百里子

國也若小都五十里則為小分五分大夫二十五里則為  
小分二分半所謂建邦國都鄙也○鄭康成曰土地猶度

地知東西南北之深而相其可居者宅居也

○李李嘉會曰知其風土以相國君居

民之所宅蓋宅里所居必陰陽納藏風氣合聚如禹貢所云四隩既宅是也

鄭鏐曰土方氏所掌與大司徒以土圭正日景馮相氏之

致日致月不同大司徒建王國而用土圭以測土深求天  
地之中馮相氏欲知四時之氣土方氏專建諸侯之國不

過用土圭以度其地之遠近廣狹而已  
以辨土宜土化之灋而授任地者

黃氏曰所謂景短多寒景長多暑景朝多陰景夕多風土

宜土化由是而有其法焉○鄭康成曰土宜謂九穀植稗所宜也土化地之輕重糞種所宜用也任地者載師之屬

○劉氏曰謂授其地以任之耕種者

鄭鏐曰大司徒有土宜之法草人有土化之法用是法以授夫任地之人則非特治王畿千里之地有法而治諸侯之地亦有法何患職貢之不供哉

王昭禹曰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土方氏則輔成司徒建國之事而已大司徒掌土宜之法而土方氏亦辨土宜土化之法則輔相司徒草人任土糞種之事而已司徒草人所掌止於王畿而土方氏所掌則及於四方

王巡守則樹王舍

易氏曰樹植也立也王巡守則有四方之舍土方氏既為

之土地相宅而知利害之所在然後掌舍為之設榱榘再

重為車宮轅門為壇壝宮棘門而土方氏植立之焉○鄭康成曰為

之藩○黃氏曰草舍嚮背左右猶有其法○鄭鏐曰暫所舍止亦當相其宜而為之

懷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懷來也主來四方之民及其物○劉氏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是懷方以成

蓼蕭之化者聖王之事也遠人既來則懷方氏掌其送逆道路之給而開之以中國道德仁義之化悅之以聖人中和禮樂之方陳之以位天地和陰陽之本感之以致神祇遂生殖之義使之心悅誠服踴躍于兩間而不知自己者也

陳及之曰遠人之來亦不旦旦有之今也懷方氏中士八

人府史胥徒凡五十二人是冗長也必也待其來以他官

從事焉耳凡周家之制官府之設有非欲常常用者皆臨

時俾官府兼之○李嘉會曰既懷來諸侯而此合之且兼

之以道訓宜也必各立一官何故懷其所未來合其所未

一然後因方而訓道之三官宜不同也而後形方氏可修

其職也。○黃氏曰賓客屬秋官民屬夏官其事異也。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

陳及之曰鄭氏謂遠方之民四夷之民也。諭德延譽以來之若然則是漢武使張騫輩說諭西域之比當時設官之

意謂遠方之民苟其歸附者懷方氏為之如大小行人之待諸侯也。成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至非設官為之主則言

語不知其故飲食不知其好遠人失其所矣豈所以來遠方之民乎。○王昭禹曰遠方之有貢猶六服之貢世一見

各以其所貴實為贄也。○鄭鏐曰謂其方所當以為貢者遠方有所獻之物猶六服諸侯之獻國珍也。○黃氏曰遠物貿易者也飲食異嗜漢西域賈胡利漢賄無歲不至先王以為此不能絕而設

官待之自古邊事多因互市○鄭鏐曰遠物非所當貢蓋其貴實異常之物貢以致其臣子之禮獻以達其享上之誠四夷既不可責之以方貢使為歲事之常又不

可責其所出珍異之物以為已玩好之具要在有以致之使之自至而已其來則逆之其去則送之厚之以禮也其

貨物則以璽節達之使道路無壅阻示之以信也。○鄭康成曰達民以旌節達貢物以璽節

治其委積館舍飲食。王昭禹曰治其委積所以備其用也治其館舍所以安其

居也治其飲食所以順其嗜好也。○鄭康成曰饋食其往來○鄭鏐曰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積此遺人所

掌懷方氏為之治其事蓋結之以恩也王氏曰逆送之以為之禮達之節使無留難治其委積館舍飲食使有所資賴此所以懷之也

合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鄭鏐曰王者之心未嘗不欲四海無異俗九州皆共貫然

道路或陷絕財利或不通器用或不齊人各私其所好而異其所惡故命官曰合方氏以合其不合者焉質人云

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則所同者一市之中行人云同度量  
 同數器則同於十一歲也合方氏舉天下而皆同之王者  
 大一統於天下實本諸此  
 掌達天下之道路

鄭康成曰津梁相湊不得陷絕○王昭禹曰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道路所以通往來  
達之則往來有不窮之通

通其財利

王昭禹曰財利出於土地所生而有無多寡常不能以相  
 資通之則有無懋遷而多寡相濟矣

同其數器

鄭康成曰權衡不得有輕重○王昭禹曰十百千萬之所計謂之數吉凶禮樂之器○鄭鏐曰數同則

以九以七以五為節者舉天下皆同而不敢過器同則曰樽曰爵曰俎曰豆者舉天下皆同而不敢變

壹其度量

鄭鏐曰分寸尺丈仞之度皆使之一則無長短之差龠合  
 升斗斛之量皆使之一則無多少之異  
 除其怨惡

王昭禹曰生於心而有所憚者怨也人之所醜而有餘者  
 惡也有以除之則惡將有所改而遷善怨不妄作而當理

矣○鄭鏐曰怨惡除使無積怨以生亂

同其好呼報反善

王昭禹曰情之所樂謂之好性之所欲謂之善苟役物以  
 為好則好失之僻離道以為善則善失之奇故必有以同  
 之先王不貴異物不寶遠物是以教而同其好也作奇技者  
 誅被異服者禁此以法而同其好也聯之以朋友此以教  
 同其善也不孝不悌不信不治則糾之以八刑此以法而  
 同其善也同之如是道德奚患其不一風俗奚患其不同

總論

易氏曰道路達財利通此合方之事也未及夫政焉同數器而九儀之命皆有定守一度量而五則之制亦有定用此合方之政也未及夫教焉至於除其怨惡同其好善則講信修睦無有異志合方之為教也大矣

陳及之曰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則封內諸侯津梁相通聘好往來有無相補患難相拯無有壅蔽之患矣然先王恐其私相連衡以叛上及姦人往來而莫之禁於是為之溝池樹渠之固以防之為之節制以謹之所謂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門關用符節道路用旌節凡通達於天下必有節無節者有幾則不達所以禁絕姦人之往來也每歲相問每世相朝告終易代有送葬之禮有慶賀

之禮凶荒災患有弔恤之禮有致禴之禮此諸侯之邦交也非是而私相連結附下罔上恃強并小則大司馬有九伐之法方伯連帥奉辭伐罪所以絕其萌芽杜其吞併也春秋以來姦人不得志於中國則如意而往無所疑忌雖弑君之賊往往藏匿以為已用則關梁呵問之法不行矣喜則朝聘無虛月怒則爭戰歷歲年而不已則方伯連帥之職不修大司馬九伐之法不行矣若是而曰達天下之道路是啓姦詐而長背叛耳

訓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訓道也主教導四方之民

○鄭鑄曰設教者聖人神道教化密運使民俗自移無待于訓

方氏之官設官曰訓方氏者取其事之可以言傳者則訓四方

○易氏曰合方氏之同好善因人心

之善還以道之而已至此一職專以訓方為事亦非於人心好善之外別有所謂訓也道四方之政事則政事固有

良而平者矣與其上下之志則志固有醇而正者矣誦四方之傳道今之事亦有格言大訓可以為法者矣此皆人心自有之善訓方從而訓道之也

王氏詳說曰地官有土訓誦訓此又有訓方氏蓋土訓所掌在於道地圖詔地事誦訓所掌在於道方志詔觀事四方志與上下之志又異矣

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

鄭康成曰道猶言也為王說之四方諸侯也上下君臣也○鄭鏐曰政事謂諸侯之所施設也志謂諸侯君民上下之趨向也

誦四方之傳道

王昭禹曰誦與孟子為王誦之同意訓方氏所誦皆以告之也

鄭鏐曰傳道謂四方之人口之所傳說稱道者

○鄭康成曰傳道世世所傳說

往古之事為王誦之若今論聖德堯舜之道矣○王昭禹曰傳則或出于眾人之所傳道則或出于一人之所道誦四方之傳道則將以來之至于推而行之然後可以為道矣

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

鄭鏐曰道其政事與其上下之志則達其說於王使王知之誦其傳道非特誦之而已取其可以為訓者作為戒書於建寅之月布之以誦四方使知其善者可行惡者可改也

也布於正歲則順時之始與之更新矣又觀四方之新物則因夫一歲之始察民之所好時新者如何道之訓之以俟

他時之布

○項氏曰物即事也即上所誦道之三物也新歲觀之又將以為來歲之訓○王昭禹曰新物謂新所用之物觀新物將以觀民之好惡者

正歲者民物之所尚以一歲之始而觀民情之所尚將以訓其志淫好辟也○陳蘊之曰新物如舊染汙俗咸與惟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作新民亦以新子之國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易昏為明易惡為善化變氣質如蝨蛉之肖蝶蠃○愚案此又是一說○黃氏曰布而訓四方

使述其舊美也觀新物察風俗之變也

形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易氏曰形猶人之形有相屬之義○鄭康成曰形方氏主制四方邦國之形體

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苦蛙反離之地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

鄭鍔曰地域掌於大司徒版圖掌於職方特其名數也形方氏則制之如制衣之制因形裁割使各得其宜也公侯伯子男五等封疆各有所正制其地域而正之使析者不

至於相絕屬者不至於相離故曰無有華離○賈氏曰地有孤

不正故正之孤者兩頭寬中狹邪者一頭寬一頭狹析而不絕者為華王安石云華與天子

副瓜者華之之華同義地雖分析亦當連亘不絕為一國之界故不可華絕而不屬者為離一國之地當自為封疆

若有國在此而地斗絕在彼則不能相統攝矣故不可離其所以使地不華離者蓋使小國近大國事之以自立大

國近小國比之以自固然非形方氏制其地形使各相聯

屬雖欲使小大相事相比不相侵其疆場亦不可得也○鄭

康成曰比猶親也易比象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王氏曰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則小國易以守大國難為侵人各有土宇可以無交矣

劉氏曰大司馬建邦國之九法有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之法矣若形方氏正之弗從然後詔之司馬而九伐之法行焉

山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賈氏曰此山師及下川原等皆是遙掌畿外邦國之內山

川原隰之等使出稅珍異以供王家○陳及之曰古者山林之所產川澤之所出某物利於人某物害於人其版圖

數要悉藏之王府諸侯不得而知辨其物之利害而頒之則諸侯知取其利避其害使致其珍異之物則不得欺其上矣

上矣

李嘉會曰山川必曰師何也以其有珍異之物當主名以  
 貢於上有土宜之物當播種以導乎下  
 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  
 之物

鄭康成曰山林之名物若岱畎絲枲嶧陽孤桐○王氏曰  
 稻人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所謂利有如此者非特中人用  
 而已王孫滿曰夏之方有德也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  
 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  
 逢之所謂害有如此者非特毒物及螫噬之蟲獸而已黃

氏曰吳即山鑄錢煮海水  
 為鹽齊魏隄河皆利害也

李嘉會曰地官山林川澤各有三等所守有厲禁所收有  
 財物然行之王畿不及天下今天下之山林川澤各有其  
 物不辨別之以示天下何由而知所趨各有珍異不

分辨之以致於上天下何由知所貢如是則吳之鹽鐵斯  
 不得以擅其利齊之鹽筴亦可以專其征矣

愚案山澤之官屬之司徒者只是會其財物而不能制  
 其邦國司馬專主諸侯得以兼制邦國之事

川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  
 之物

鄭康成曰川澤之名物若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澤之  
 荏蒲

遼音原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  
 人

鄭康成曰遼地之廣平者

李嘉會曰地官山澤有虞林川有衡今乃有遼師者以其

知地宜之美惡種植之善否以教導民故曰師  
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墳房云反行邊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

鄭鍔曰高平曰原四方之地廣平之處地有丘陵之名有墳衍之名有原隰之名辨其名物相其陰陽度其水泉則可以為封建諸侯之所不辨其名無以知其或平或陂或燥或濕不辨其物無以知其或肥或瘠或美或惡以為封邑則民病而不安故使邊師辨之先儒讀物之可以封邑者為句其說謂物之者相其土之物色也余謂辨其丘陵墳衍邊隰之名物之可以為封邑者當為一句

黃氏曰都邑必居平地商人避河患遷邢盤庚曰適于山用降我凶德是也然其民蕩析離居不啓作勞不服田畝不可施井邑之法故復遷亳○劉執中曰此謂五等封國

之餘地未有邑以管其民者不爾則諸侯吞之矣亦可以贊司馬正邦國之封疆

匡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

鄭康成曰匡正也主正諸侯以法則○薛平仲曰職方之屬自合方氏至邊師所以防閑邦國者可謂密矣然邦國之土地諸侯之所世守邦國之人民諸侯之所世治王官之所制者能幾而彼則帖然退聽者何哉亦惟其服天下者有以並行而不悖也匡人達法則以匡諸侯反側之私擅人誦王志以動邦民面王之意諸侯知有王而不私於一國斯民知有王而不私於諸侯天下孰不環向而固結哉九伐之法司馬蓋具之而不設矣

掌達灋則匡邦國而觀其慝使無敢反側以聽王命  
鄭鍔曰諸侯擅壤土之大恃甲兵之強有違法度而不正

設匡人之官以法則而正之法則者王之所以治官府都鄙也○鄭康成曰法則八法八則也邦國之官府都鄙亦用焉內外雖有異勢然王者之心初無

異治故用其治官府都鄙之法則而正其不正者○王昭馬曰大司馬

制畿封國以正邦國所以正其地之大小也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所以正其惡之輕重也若夫使之致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必有法則以正之從而觀

其慝○易氏曰人之不善隱微而未露者謂之慝如土訓之道地慝誦訓之道方慝皆隱微之謂使其邪慝未革雖有八法八則將何所正此所以先觀其慝

正人見其為慝必繩之以法則使人無敢反而不順側而

不正惟王命是聽焉茲其所以名官曰匡人也此既達之

矣行人十有一歲則修法則焉修其所達者使浸多歷年

而法則不廢墜也○劉執中曰如是則諸侯之犯政陵令

者暴內陵外者不陷於九伐矣

擯他南反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

劉執中曰擯與探同言探王之志及道國之政事以語於

諸侯及四方之人

李氏曰天下之情欲上達故訓方氏之職設人主之志欲下通故擯人之職設古者君民一體上下交孚而無壅遏之患如此

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

鄭康成曰道猶言也○鄭鏐曰王者處九重之中志雖在

民民何自知哉國之政事行於王國天下邦國在王畿之外遠而不聞擯人巡行天下誦之道之以告語乎其民言

王志如此王之政事如此使民間聞吾君之志與其政事之善

使萬民和說悅音悅而正王面

鄭鏐曰民皆心悅誠服延領舉首嚮仰乎王不敢背違謂

之正王面面者嚮也王之所在皆仰而嚮之也蓋民未嘗

無嚮君之心其所以有背違者以其萬里之遠不及知耳

擇人能言其所以然彼安得而不和悅乎

愚案擇人誦王志道政事則王之作於心而見於治者

明白洞達安得不使民和悅而內嚮威公圖伯恐諸侯

不從今管仲以游士八千游揚說談齊氏之美布於諸

侯豈擇人誦道之意

都司馬每都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

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康成曰都王子弟所封及三公采地司馬主其軍賦○

賈氏曰此王自以臣為司馬遙掌都內○薛平仲曰都家

之說嘗於宗伯之序官論之矣然禮之或僭其事猶有漸

而至政之或弛其勢一決而隳況都家之環于王畿責之

以固吾圉也制之以地域分之以人民予之以貨賄其體

固甚尊矣使王朝不制其兵柄於上或者繕甲治兵如太

叔將誰馭之哉故先王設官以為都司馬者必每都以上

士二人居之倍之以中士又倍之以下士夫以王制攷之

天子之縣內凡九十三國即周官所謂都家之地也司馬

之設其官守若是之眾先王之慮蓋可知矣彼家之司馬

雖亦王朝之所特置必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其權亦莫

不有歸也夫莫大於四方之邦國而都家之為小莫遠於

四方之邦國而都家之為近王政自近以及遠由小以制

大規摹蓋自是始矣此都家司馬所以為政典之終

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

鄭康成曰家卿大夫采地正猶聽也公司馬國司馬也○

嘉會曰此曰公司馬而都司馬職曰國司馬蓋不卿大夫之采地王不特

必司馬之司馬上之所差以將兵者皆司馬也置司馬各自使其家臣為司馬主其地之軍賦往聽政於

王之司馬王之司馬其以王命來有事則曰國司馬下文

注曰大夫家臣為司馬者春秋傳曰叔孫氏之司馬駸辰  
 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昭二十五年○陳及之曰春秋時楚子  
 與莫敖氏戰于臯澣鄭子張徵役攻子產與夫晉之六卿  
 宋之華向魯之三桓其調發戒禁悉自主之而國家弗敢  
 問安得不與上抗乎都公卿之采地也其權勢重故王朝  
 為之置司馬則大夫元士也俾自置焉以聽命于上  
 賈氏曰都宗人家宗人都士家士皆使王臣為之者都家  
 宗人有祖宗之廟王所常祭都家之士獄訟刑罪王政之  
 重非王臣不決也

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及其眾庶車馬兵甲之戒令  
 鄭鏐曰都之公卿大夫子弟之適子皆曰士其妾子皆曰  
 庶○王昭禹曰眾庶凡在都之人民皆是也○鄭鏐曰其  
 民所出以備軍旅之具則車馬甲兵別設都司馬以掌其

政教戒號令焉○賈氏曰若王家有軍事徵兵于采地都  
 鄙則都司馬以書致於士庶子有此眾庶車馬兵甲之戒  
 令士庶子受而行之  
 以國灋掌其政學

王昭禹曰國法則師氏保氏大司樂所以教國子之法○  
氏曰依諸子教國子之法○鄭鏐曰所以會其車甲卒伍財賦者皆政也所  
 以教其士庶子修德學道者皆學也○易氏曰政即都家車馬兵甲之戒令也學則學其戒令而肆習于都家之學者也政以任國子之已命者經所謂士是已學以待國子之未命者經所謂庶子是已然國子所以守禦而戒令同乎眾庶則立法公矣教以都家之政學而掌之以國法則兵政一矣○王昭禹曰政學則以其學而後從政也

愚案古者國之子弟無時不知教無處不有學退在學  
 校受教於司樂大胥諸子進在王所受教於師保氏入  
 而宿衛有官伯案其在版者而教之出而守禦有都司  
 馬掌其政學以教之出入進退教未嘗不行乎其間非

若後世之教止於庠序而庠序之教又為具文以聽國司馬

鄭康成曰聽者受行其所徵為也國司馬大司馬之屬皆

是○賈氏曰國司馬不云大則小司馬軍司馬與司馬皆得稟其戒令

劉執中曰采地之卿大夫仕於王朝士庶子則以國教胄子之法教之於其都之學及有軍旅之事徵兵於都鄙則以士庶子作其衆庶車馬兵甲而都司馬掌其戒令以聽於國之司馬奉其節制以為進退攻討焉

家司馬亦如之

鄭鏐曰大夫有家家之地亦有兵賦又命家自設司馬以掌之而家司馬亦如都司馬之隸於大司馬也其與大司馬同者以兵賦所掌焉故耳

李嘉會曰國有司馬都有司馬家有司馬自國及家兵甲

戒令欲其如一不獨一之於政令亦必一之於學術此所以無異政無殊俗也

總論司馬官屬

陳及之曰司馬一官與軍政者半不與者半自大司馬至行司馬自諸子至旅賁氏自司甲至橐人自校人至圉師其他則環人戎右戎僕都家司馬皆與戎事者也自掌固至掌疆則司疆界者也自服不氏至掌畜則掌鳥獸者也自太僕至僕隸則左右侍御僕從者也自職方氏至擇人掌輿地及四方諸侯外夷者也小子掌祭祀則係焉司燿掌行火則係焉候人掌賓客則係焉挈壺氏掌司夜則係焉司士掌朝儀則係焉弁師掌冠弁則係焉與夫齊右之屬射人之屬則又係焉夫既曰典軍政而官府錯居先王設官分職不必類聚彼此聯事互相關係不特是也司馬雖

為掌兵之官至於軍旅大事五官之掌咸有職事冢宰徵師于諸侯大司徒以旗致萬民而治其政令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司寇涖戮于社自今觀之凡徵師凡致民凡軍禮凡涖戮皆軍之大政也宜皆司馬之事而分之四官掌焉此先王深思遠慮之至胡康侯曰昔成王將崩命大臣相康王方是時掌親兵者太公望之子伋也宰臣奭命仲桓南宮毛取二千戈虎賁百人于伋以逆嗣子伋雖掌兵非有宰臣之命不敢廢也召公雖制命非二諸侯將命而伋亦不承也兵權散主不偏屬於一人可知矣此周官之制見諸行事者也

又曰周制兵出於農自八家共井至五百十二家之甸出車一乘馬四匹卒七十二人宜以稍人縣師等官領之而屬司馬今屬於教官其歲時校登其夫家簡其兵器治其

車輦宜以鄉遂官領之而屬司馬今亦領之教官三代之時兵滿天下而無將驕卒惰之變兵藏於民弗謂之兵將藏於學士大夫弗謂之將以蒐苗獮狩而易其習戰之名以比閭族黨而易其行陣之名國容之制軍容不亂焉養勇以禮積威以義是以不見其強而無敵於天下者如此薛平仲曰右夏官之屬凡六十有九始之以司馬終之以司馬固足以見兵政之密矣然攷之周官之例凡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攷自大司馬至軍司馬而已若上士中士初未嘗命官也今惟大司馬之上士命曰輿司馬中士命曰行司馬二者不見於經先儒槩以文簡殘缺而委之夫以例而求則小司馬軍司馬不見於經謂之殘缺可也輿司馬行司馬不見於經謂之殘缺可乎意者周官行師之時凡領於大司馬之屬者必各有職以涖其事是以在官府



則曰上士曰中士在軍旅則曰與司馬曰行司馬亦因事而制名非有掌守而不可缺者不然制軍之法二十五人之為兩而兩司馬者亦未嘗列之官屬也謂之闕可乎若夫虞衡之官司徒蓋領之以掌山林川澤矣而山川遼野之有師司馬又從而領之周官類若重複然彼以之掌于王國此以之掌于四方是又政典所以平邦國之大權在是也由前之說所以論周官兵政之嚴由後之說所以論周官兵政之大將從識者參之

鄉大夫士之數六百九十有一人

鄉一人

中大夫十有二人

下大夫十有四人

上士六十有九人

中士百五十有四人

都之中士不計

下士四百四十有一人

都之下士

不計○趣馬言下士阜一人以校人之職致之三乘為阜阜一趣馬積三阜以爲繫積六繫以爲廐積六廐以成校分校以爲左右則為下士者當有二百二十

六人總諸官而計之凡四百四十有一人也

右夏官卿大夫士之數若以制軍之法計之其數為甚眾不止於是然司馬特以敘制軍之法而已非夏官帥屬之常職也惟士之見於夏官間有異於五官之例蓋周之命士或一人或二人或倍之而為四人又倍之而為八積而至於十有二人十有六人三十有二人而止未聞有以五人居之者而土方氏則以五人焉未聞有以十人而輔之者土方氏則以十人焉豈非土方氏之為職以土圭土其地而建邦國都鄙者也以土圭而求土地之中而土之數則五故土方氏特以五人而居之彼將究心於推測之際矣不然周官之掌司土地者曰土均曰土訓固嘗以土而命名矣為士之數不見於彼而見於此信乎其有取於求地之中也

府史胥徒二賈醫之數四千一百五十二人

府七十有四人

都之府不計

史百八十有五人

都之史不計

胥二百四十有五人

都之胥不計

徒三千六百三十有四人

都之徒不計

計○趣馬之徒以左右校計之當得八百六十有四人總諸官得上數

工四人

賈八人

醫二人

右夏官之府史與胥其數特少其間有史而無府有徒而無胥有無府史與胥徒者凡二十餘官若大僕祭僕戎右齊右道右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馭夫之官又府史胥徒之俱無者也嘗疑先王之正典其大綱小紀之具舉凡書契之所藏文移之所贊而敘次之所治者將有多於他官可也顧若是之簡寡何哉及觀先王制軍之法一軍之間則二府六史胥十徒百而已夫莫密於軍政而文書調度其不為繁重者若此此固人情之所便安而軍政之所

易行也特其官令之微召不容於不備者故其徒視府史與胥則加焉然先王之於政典之意大略可攷彼虎賁氏之虎士八百人若非所以為徒也先儒謂徒之選有勇力者充之愚故併而計之於徒之數焉亦不可以掌官令者例論矣

不命之官凡四

方相氏狂夫四人圉師乘一人

圉人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

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五十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五十八

秋官司寇上

鄭鍔曰秋者天地嚴凝之氣肅殺萬物之時刑者人君所以肅天下之不肅故掌刑之官屬乎秋言刑之用如秋氣之肅殺

易氏曰刑以弼教寇則敗其教之成者故掌刑者謂之司

寇○李嘉會曰疏以寇者害也蒙上九曰利御寇上下順也司寇凡有害而總禁之此秋官體上天肅萬物之意後世亦謂之司敗

是刑所以懲敗類○賈氏曰獄官之名有虞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司寇天子諸侯同故魯晉皆有司寇至衰世隨意所造故晉有士榮

為大士楚有司敗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

鄭康成曰禁所以防姦者刑正人之法○劉迎曰大司寇帥屬宜以掌邦刑為職如冢宰掌邦治司徒掌邦教可也

今所掌止於邦禁佐王始正其職以刑邦國聖人設司寇

之意常欲禁於未然果不可禁然後以刑見其愛惜保護

斯民恐陷於罪戾○孫氏曰不曰掌邦刑而曰掌邦禁禁則刑可不用○鄭鐸曰掌邦禁言制法之本佐王刑邦國言用刑之事然刑非大司寇之所敢專作威者人君之權此特佐之

刑官之屬大司寇卿一人

陳宏甫曰先王設官分職最當詳攷其錯綜互見不可倫

類又有截然不可易者如大司寇之屬凡朝廷之獄大司

寇士師掌之六鄉之獄鄉士掌之六遂之獄遂士掌之甸

稍縣都之獄縣士掌之都鄙之獄方士掌之四方之獄訝

士掌之凡此類皆獄訟之事故雖自鄉遂之外如甸稍縣

都外而邦國一皆聯絡而盡屬諸司寇

鄭康成曰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起吉反詰四方

鄭康成曰典法也

○易氏曰典常也舉皇極之道時措於天下故三者皆謂之典○劉執中曰民失其常則立法以治之使復其常乃謂之

萬民則治之以五刑○王昭禹曰三典即大宰刑典合而言之

故曰刑典別而言之則刑有三等○鄭康成曰詰謹也書

曰王耄荒度作詳刑以詰四方○鄭鐸曰四方與邦國一

耳○王昭禹曰邦國謂中言刑又言詰何也諸侯之邦有不率者

刑得而加之至四方之遠殊俗異域或羈縻而處之或不

得而盡臣之於其不率詰責之有文告之辭詰之不改然

後臨以甲兵之大刑或謂大宰言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何

也大宰掌其典以御邦國者總其綱尚寬故言詰治內者

欲其詳而尚嚴故言刑詰之寬也刑之嚴也又與刑官之

事異

○呂氏曰司寇掌邦禁凡邦之刑辟皆總焉曰詰效隱刑暴亂姦隱隱而難知故謂之詰蓋推鞠窮詰而求其情暴亂顯而易見直刑之而已天下罪惡雖萬

狀要不出於隱顯之兩端曰詰曰刑皆有以待之

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

典

鄭鑄曰國之新者或乘衰亂之後廢故而立新或闢荒遠

之地新立君以懷輯其民○黃氏曰新辟地立君固有之始封初徙教

化未洽習俗未一苟有麗于刑辟用輕刑以治之憫其為

未化之民○陳及之曰若周公告康叔以治殷民曰勿庸殺之姑惟教之國之平者教化已明習俗

已成人心安和風俗醇美苟有麗乎刑辟用中典以治之

懲其有過中之民可也○易氏曰若成王命君陳尹東郊之意○陳及之曰平國之民素閑政教苟有罪不可赦也故三刺

三宥自有國家之常法亦不得戾乎是惟中而已所謂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刑是中典者一定而不可易

國之亂者叛逆篡

弒之國其民頑暴不率訓典非嚴刑峻法以御之未有能

勝其兇暴之習故用重典以治之蓋處之常法之外○黃氏曰不訊一切行是蓋軍法歟○陳及之曰凡在官在宮者殺無赦班孟堅以中典為三千五百之刑重典為三千之刑非也然制刑雖有一定

之制及觀其所宜而用猶醫之用藥隨病輕重而加減要

之使適於安而已○王氏曰用輕典以柔乂之用中典以

正直乂之用重典以剛乂之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易

氏曰以聖人之意推之輕典所以進其善重典所以懲其惡皆所以為中也

以五刑糾萬民

鄭康成曰刑亦法也糾猶察異之○賈氏曰此五刑與墨

劓等正刑別或一刑之中而含五或此五刑全不入五刑

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音三曰鄉刑上德

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音糾暴

賈氏曰言野則國外若鄉大夫野自六尺之類○王氏詳

說曰野刑之於六遂鄉刑之於六鄉是也然以軍刑間於

鄉遂之間者以鄉遂之間軍之所在也其曰官刑謂在官

者設也其曰國刑謂王畿之內九十三國者設也又非三

典所以刑邦國之國○鄭康成曰功農功力勤力命將命

也守不失部伍德六德善事父母為孝能能其事職職事

修理愿慤謹暴當為恭字之誤○易氏曰上者各有所上也糾者糾其渙散也蓋渙散非用刑之時而刑之所糾期於無渙散而已○王氏曰野刑為事故上功糾力力所以致功軍刑為政故上命糾守守所以致命鄉刑為教故上德糾孝孝所以致德官刑為治故上能糾職職所以致能國刑刑也故上愿糾暴失愿而暴刑所取也○劉執中曰以五刑糾萬民者建六典以為民極也是故六卿各職其官建之使必行於天下行之使必範於後世者大司寇正其刑典也乃建事典佐王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者野刑焉農耕也溝涂也隄防也井邑也宮城也百工也凡役民以作其事而奉國家者以成功為上以不致力為糾則冬官之職待之而後立焉乃建政典佐王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者用軍法焉振旅也芟舍也治兵

也大閱也伐國也戍疆也凡役民以立其政而尊國家者以用命為上以不死守為糾則夏官之職待之而後立焉乃建教典佐王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者用鄉刑焉六德也六行也六藝也五禮也五品也凡役民以行其教而佐邦國者以成德為上以不致孝為糾則地官之職待之而後立焉乃建治典佐王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者用官刑焉六官六屬百官府史也凡役民以立其治而造國家者以賢能為止以不稱職為糾則天官之治待之而後立焉乃建禮典佐王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者用國刑焉君臣也父子也兄弟也夫婦也朋友也家國也祭祀也凡役民以踐其禮者以恪愿為上以不致其恭為糾則春官之職待之而後立矣五者國之大典聖人建極於天下以參天地而贊化育待之以成焉然非刑

典之正莫得以成之不曰詰邦國刑百官糾萬民乎

鄭鑄曰觀此五刑之用而有所上所糾之意則愛人而不忍刑可見墨劓則宮大辟五者刑之名也五刑之名固不可改而此有野刑軍刑鄉刑官刑國刑亦以五刑稱之蓋或有野民犯焉有軍中犯焉有鄉民犯焉有在官者犯焉有在國者犯焉故也野中之民犯刑曰野刑刑其不率於田野之中者也然野中所上者勤於農功爾苟其在野常自力不怠今雖犯刑又當糾其平日能勤力於農而宥之可也軍中之人犯刑曰軍刑刑其不率於軍中者也然軍中所上者能用命爾苟其在軍常謹守部伍而不散離今日犯刑又當糾其平日能堅守之故而宥之也不率於鄉中而犯刑則曰鄉刑然鄉中所上者德爾苟其人平日鄉黨稱其孝今雖犯刑又察其在家能孝其親而宥之可也不謹於官職而犯刑曰官刑然在官所上者才能爾苟其人修舉職事事成効著今雖犯刑又察其能足稱職而宥之可也不幸於國中而犯刑曰國刑刑其不恭謹於國中者然國中所上者愿慤而已苟其人平日能恭敬而不慢今雖犯刑又當察其在國有恭敬之實而宥之可也暴字鄭康成以為當作恭蓋言糾暴則與上糾力糾孝之文不類也五刑各有所糾如此經言糾其德行糾其過惡之類皆謂其難知故糾之也民有不幸而犯刑者苟不察其平日有可取之善遂從而刑之抑何無決擇歟故糾之如此糾而無可取則刑之無愧大宰亦曰以糾萬民正謂是也○李嘉會曰用刑雖貴當其情然必以事之所尚為重如今治主僕之訟必以名分為先有如大體所關不先因其事之所尚則一情之得一法之當未必不妨其餘豈可不隨宜而施

以園土聚教罷音皮民凡害人者寘之改反之園土而施職事焉以

明刑恥之

鄭康成曰園土獄城也○鄭鑄曰天之體園而大德曰生

獄城必園主於仁而已民為不善有致死之道聖人之心

常欲生之○王昭禹曰以兩儀言之則乾為園以五則言之則規為園○鄭康成曰聚罷民其中

困苦以教之為善也民不愍作勞有似於罷○劉執中曰罷謂不服教而困於禮

義之民言其拂于中也

鄭鑄曰民不能自強於為善者謂之罷民夜納之園土而

晝則施以職事何以謂之教蓋民有過失者其害人之罪

雖匪故為然其罪已著夜寘於園土以囚之晝施職事以

役之明書其所犯之罪於大方版加諸背而恥之○劉執中曰書其罪

狀與姓名表示於人是明刑也使之猶有人之心焉則變惡為善殆不旋踵是

乃以不教教之也

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三年

賈氏曰能改謂在園土不出自思已過也○鄭康成曰反

于中國謂舍之還於故鄉里也司園職曰上罪三年而舍

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不齒者不得以年次列於平民○易氏曰鄉里謂之中國者周以園土代五流之法有絕於中國之義於是反于中國三年不齒則雖可與為善未能保其必善當是時也州長屬民而讀法者屢矣而罷民不在所聽黨正屬民而飲酒者屢矣而罷民不在所序年運而往亦既久矣昔之不善固將自化然後齒之倫類不為幸民

必釋之也

鄭鍔曰其能改過則得反乎鄉里與其遷善之意也猶使不得以齒於平民者三年蓋御惡人者不一而足三年之外則久矣故

其不能改而出園土者殺

鄭鍔曰既不能遷善又逃遁而出于園土不畏甚矣如斯人者殺之而已○李氏曰先王之時雖用肉刑然人之麗刑者實未嘗遽用之故司寇以園土教罷民其害人也實法之所當誅而先王之心有所不忍憫其不能自強於為

善無以開其改過自新之路則人道絕矣是以凡害人者姑寘之園土而施職事焉所以役使勞苦之使知所自強以明刑耻之所以書其罪惡而汙辱之使知所自好彼其能改則釋之可也其不能改則誅之未晚先王用刑其委曲至此

以兩造七報反

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

鄭康成曰造至也使訟者兩至

項氏曰訟謂以貨財相告必使兩人皆至於公庭

○王氏曰

兩造聽之而無所偏受則不直者自反而民訟禁矣

易氏曰禁則

止其刑於未然

○鄭康成曰古者一弓百矢束矢則百个與詩曰其

直如矢必入矢者取其直也○鄭鍔曰訟以直為主入矢所以自明其直也不入矢是自服不直矣入矢而辭屈又因而沒入於官以罰之如是以致民於無訟

以兩劑

子隨反

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



鄭康成曰劑今券書也使獄者各齎券書○鄭鍔曰以罪相證必兩者皆有契券然後可用一有而一無則無以斷其獄矣無兩劑則不聽是乃所以禁之書曰無簡不聽惟有簡書然後聽也

王昭禹曰方言於公者訟也因而守之者獄也蓋爭而不已必訟訟而不已必獄○王氏曰以兩劑聽之無所偏信則不直者自反而民獄自禁矣○劉迎曰

鈞金三十斤銅也金百鍰三百鍰則罰於赦刑之後鈞金三十斤蓋入於未聽之前若今先立罪賞以信其辭使不

敢輕犯所謂禁民獄也○鄭鍔曰獄以堅為至堅入金所以明其堅不入金是自服其獄之不堅矣入而不堅

又從沒入於官以罰之如是可致民於無獄○王氏曰必三日而後聽者重致民於獄

黃氏曰兩造禁訟兩劑禁獄其廉恥之素行乎故入束矢鈞金而後聽之欲其自悔也小曰訟大曰獄鄭謂以貨財相告為訟非也貨財固亦有獄士師職曰凡以財獄訟者

案小司寇上服下服若今杖以下為輕罪徒以上為重罪此獄訟之別○鄭鍔曰罰其矢以為武備罰其金以足國用既以止獄訟又以利乎國

愚案井田之民財入有限儻非理直而辭堅必不肯廢財以好爭聽民獄訟先使入束矢與鈞金此亦禁止之一端至於不可得而禁而甘入于官必其情之大不得已然後上之人不容不聽其情至齊威患無兵器管仲使民之訟者入束矢以為兵始失先王之意

以嘉石平罷民

鄭康成曰嘉石文石也樹之外朝門左○賈氏曰嘉善也有文乃稱嘉故知文石也欲使罷

民思其文理以自改悔平成也成之使善○易氏曰上經罷民害人而麗

於法者此則未麗於法而不可以法加者也雖無大罪可寘園土若舍而弗治亦有害於州里之善俗於是平之以

嘉石謂石雖嘉而抑之於外朝之左所以恥之  
 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灋而害於州里者桎音枯而音質坐諸嘉石役諸司空

鄭康成曰有罪過謂邪惡之人所罪過者麗附也未附著

於法也○黃氏曰未麗於法則刑不當施害於州里不可直舍蓋今所謂法輕情重者木在足曰桎手曰梏役

諸司空坐日訖使給百工之役○劉執中曰桎梏其手足而坐外累其形也役諸司空內苦其心也

鄭鏐曰罷民以為可罪耶其罪未麗於法以為可恕耶然

所為之罪過又有害於州里是故加以手足之桎梏使坐

嘉石以恥之坐日已滿又役諸司空以勞之所以激其為

善之心○王氏曰先王著是法以為刑人也不虧體罰人也不虧財非特如此而已司空之役不可廢也與其淫平民而苦之孰若役此以安州里之為利

重罪旬有三日坐暮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

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

之則宥而舍之

鄭鏐曰重罪十三日坐役之暮年其次或九日或七日或

五日或三日役則或九月或七月或五月或三月隨其輕

重為五等而又久近焉役訖而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州

里不任是鄉人所不容苟或捨之又將為害於州里任則

舍之乃使州里相安○賈氏曰州里任之者恐習前為非而不改故使州長里宰保任而舍之○鄭康成曰

宥寬也

李氏曰萬民有罪過及害于州里者宜法所不貸今不過

桎梏而坐諸嘉石以恥之雖罪之重者不過旬有三日而

去矣役諸司空以疲之雖罪之重者不過一暮而去矣五

刑蓋未之及也何以懲一而戒百哉嗚呼此萬民之有罪

過又曰未麗于法蓋其罪之輕者吾觀已麗于法而寘諸

圜土者猶姑惟教之而未遽加以刑況未麗于法而坐諸

嘉石者豈不尚在可教之域

以肺石達窮民

鄭康成曰肺石赤石也

賈氏曰坐赤石者使之赤心不妄告也

○鄭鍔曰人之氣由

肺而通石之形似肺而色赤者使窮而無告之民立於其

上冤抑之氣由此而通

○王氏曰肺在五臟其情為憂其竅為鼻窮民以憂在內而不能自達則立於肺石而達之或

謂大僕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以待達窮者大司寇又以

肺石置於外朝門之右以達窮民窮民有告于朝其事一

耳孰宜擊鼓孰當坐肺石耶以二官攷之路鼓掌於大僕

大僕政官也肺石掌於司寇司寇刑官也窮民之擊鼓者

豈以政之不善之故而坐肺石者無乃以刑之冤枉歟先

儒以為窮民先在肺石朝士達之乃得擊鼓奚為哉

凡遠近惇

其營反

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

丁丈反

弗達者立

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長

賈氏曰言遠近者無間畿內畿外○鄭康成曰無兄弟曰

惇無子孫曰獨復猶報上謂王與六卿報之者若上書詣

公府言事長謂諸侯若鄉遂大夫○鄭鍔曰惇獨老幼欲

告愬于上長吏不以上聞其立也必及三日之久士師聽

其辭以告于朝而罪其長吏蓋君門萬里不有肺石之達

則無告之民無由知不俟三日之久則非誠實無告者或

妄得以瀆朝廷立法如是此先王之世所以無窮民

○易氏曰大僕

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灋于象魏使

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

王昭禹曰刑者例也例者成也宜無所加損亦量時而有

輕重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為是故也先王之

法若江河貴乎易避而難犯使民觀象者凡使之知所避

而已○易氏曰布之使民有遠罪之心斂之使民無覲刑

建路鼓欲窮民速達甚於遽今此則三日而後聽何也為罪其長者設也罪其長而不遲之以待其辭之定則下瀆其上而上無以信於下非此設也速逆以達何容心焉

之心聖人重刑尤有甚於治教與政也  
 凡邦之大盟約於妙反涖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大史內史司會  
 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

鄭康成曰涖臨也○賈氏曰大盟約者謂王與諸侯因大  
 會同而與盟所有約誓之辭○易氏曰盟約二事也約為之信書而已盟則軟牲焉大司寇兼言之則宜兼掌其事今

以盟書為重而不及乎約以司約大史見之○鄭康成曰天府祖廟之藏六官六卿之

官貳副也○鄭鍔曰大盟約所以結諸侯之信司盟掌其  
 書刑官不親涖之則人無所畏涖其盟要於天地鬼神乃  
 登而藏於天府與賢能之書民穀之數同大史掌邦之典  
 法則之貳以待逆者也內史掌八枋之法以詔王治者也  
 司會掌邦之典法則之貳以逆治者也六官六卿之長皆  
 使受盟書之貳重其事故藏之也謹備其失墜故貳之者

衆○王氏曰大史內史司會皆受其貳而藏之者各以攷事焉非特備失亡而已○黃氏曰大史內史史官也受盟約之貳職也司會六官皆受之何也盟所以息爭

不信而後有盟苟或不可恃而刑不能禁必至於生事費財墮體敗德無所不有故使  
 司會六官俱受其貳豈徒為有司存藏攷覆之事而已哉故其事屬大司寇○李嘉會  
 曰司寇所涖天府所登太史內史司會六  
 官所受皆大盟約也非大盟約則不若是  
 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灋斷之  
 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必世反之

劉迎曰諸侯之獄訟定之以邦典蓋有輕典中典重典之  
 不同以此三典定其罪也卿大夫之獄訟斷之以八法蓋  
 八辟之麗邦法有議親議故議賢之不同以此八法斷其  
 罪也萬民之獄訟弊之八成蓋有邦洵邦賊邦謀之不同  
 以此八成弊其罪也先儒以邦典為邦之六典以邦法為  
 官府之八法以邦成為萬民之八成此蓋冢宰之治法非  
 司寇刑官之所得與不知大司寇自有邦之三典以刑邦  
 國非此邦典而何小司寇自有八辟以麗邦法非此邦法  
 而何士師自有士之八成非此邦成而何惜乎先儒不攷

誤以豕宰之六典八法八成附會之○王昭禹曰弊詳於斷斷詳於定諸侯尊於卿大夫故言定卿大夫貴於庶民故言斷萬民卑賤其治之為愈詳故言弊鄭鍔曰弊輕於斷斷輕於定定則一定而不○賈氏曰大宰有八則治都鄙此不言者都鄙獄訟都家之士告于方士治之

大祭祀奉犬牲

鄭康成曰奉猶進也○鄭鍔曰六官奉牛牲各因其類以明其義犬之為物金性而能守西方之畜司寇秋官西方之義也故祭祀奉犬牲

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涖誓百官戒于百族

項氏曰禋者精意以享祀五帝○王氏曰於天地二官未嘗言禋則所以佐王事上帝有在於此鄭鍔曰大宰祀五帝前期十日而卜日此謂戒之日則既

得吉卜而戒以齋戒不欽將待以刑○王氏詳說曰郊特牲曰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內戒百姓也百官云者百執事也百族云者王之族姓也族姓之與於祭為重於百官矣故戒百官於庫門之內而戒百姓於太廟之內正所以辨親疎之義○王昭禹曰百官凡官府之執事者百族凡百官之族姓與祭者○陳氏曰庫門之內象法之所示戒百官於此所以謹之也太廟先祖之所在戒百姓於此所以親之也祭之前期十日而有誓有戒誓則重於戒也大宰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小宰云以法掌祭祀之戒具小宰言戒而不及誓言具而不及脩則誓為重於戒明矣夫祭莫重於齋齋又莫重於誓戒誓百官者大宰也涖其誓者大司寇也大司寇涖百官之聽誓於大宰云爾賈氏以大司寇不得涖大宰遂以為大宰掌其誓而誓者餘小官是有見於大宰而無見於大祭祀也百官言

誓百族言戒又知百族無預於執事有預於從祭此所以聽戒而不聽誓也王氏謂互文見義又失之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

賈氏曰納亨致牲謂將祭之辰祭之日謂旦明也此二者大司寇為王引道故云亦如之

○鄭鍔曰納亨將祭之時是時大宰贊王牲事司寇則前王以刑禁先焉則人知畏禁而自入於禮

易氏曰大司寇以刑官前王禮也尊天子之威儀一臣下之志慮而已

奉其明水火

劉執中曰以陽燧得火於日謂之明火以陰鑑得水於月謂之明水陰陽之精義以見聖人精意於鬼神示也○賈氏曰明水火司烜氏所掌者水以酌鬱鬯與五齊火以給饗亨○鄭鍔曰明者潔也言主人明潔故成水火也刑官

以清而察獄訟之辭必明而燭蔽欺之情故使之奉之以

明其義

○王昭禹曰書曰明清于單辭此亦刑官明清之事

凡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

鄭鍔曰朝覲會同賓客所在刑官先焉然後人知尊王○

鄭康成曰大喪所前或嗣王

易氏曰納亨及祭尚嚴也朝覲會同尚肅也大喪之事尚哀也此前王之禮所係為甚重然明水火之奉與否者朝覲會同喪紀以人道言之祭祀之禮以神道言之各當於禮而已

大軍旅涖戮于社

鄭康成曰社謂社主在軍者○鄭司農曰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王氏曰涖戮刑官之事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

鄭康成曰屬士師以下蹕止行也○劉執中曰邦之大事

不請違禮犯禁刑辟  
施焉蹕與前一義

役民衆矣難以致其肅使刑官之屬蹕之則罔不肅○黃氏曰不肅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五十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五十九

小司寇中大夫二人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

愚案天子諸侯有三朝說已見司士此外朝即朝士所掌乃在庫門之外鄭謂雉門外非也

王氏詳說曰三朝之制有掌其位者有掌其政者朝士掌外朝之位掌其政者小司寇司士掌治朝之位掌其政者大宰小司寇掌外朝之政而大宰云王眡治朝則贊治是也外朝言政而治朝言治豈非大宰尊於司寇而治尊於政乎但燕朝正其服位大僕也出入王之大命亦大僕也知此則知三朝之制有降殺矣○鄭鍔曰小司寇刑官之貳宜以掌刑為先今首言掌外朝詢萬民之政所謂聽獄訟之事乃列乎後豈不以邦之大事未有過於三事之詢

民當詢民之時掌擯民而敘進以對人君之問必列於前以重其事

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

劉迎曰於此詢萬民亦古總章衢室之遺意○鄭司農曰

致聚萬民也詢謀也○鄭康成曰國危謂有兵寇之難○鄭

鏐曰寇難已迫危而不安問民以圖安之計哀元年吳入楚陳懷公朝國人而問焉○王昭禹曰若周公之討亂是也○鄭鏐曰國遷

則都邑不寧將去故即新問民以遷居之利害盤庚之都

亳殷是也○鄭康成曰立君謂無冢適選於庶也○鄭鏐曰

賢將立支庶問民以孰宜為君如隱四年衛人立晉是也○王昭禹曰若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是也○劉執中曰三者國之

大政皆順民而為之故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

詢之者州長也黨正也族師也閭胥也比長也而三公為

之師以六卿為之帥備六卿之官而百職舉焉謹六卿之

教而三物脩焉行大比之禮而賢能出焉周之致萬民其

道如是故有大政大疑大謀則必詢之乃能輔王之志而

弊王之謀○李氏曰以匹夫細民得與公卿並列於王朝之上亦足以見古之盛時公道大明而下情上達

其位王南鄉許其反三公及州長丁丈反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

東面

王氏曰三公鄉老上言三公中言州長下言百姓則鄉百

皆在矣上言萬民下言百姓則相備也○愚案百姓以族姓言萬民以人眾言

鄭鏐曰詢民正以民為主三公荅王而北面是其常也今

鄉之州長與百姓皆北面者得以荅君羣臣卿大夫也在

東而西面羣吏府史胥徒也在西而東面則左右以輔相

之爾王公而下府史皆在而王之所詢者民爾民非有位

於朝者及詢之得以北面於此見民為貴○薛氏曰州長百姓分為甚微與三公列於北

面何也教官之序鄉老二鄉則公一人六鄉乃三公也尊之於鄉憲其言行不累以事故稱老焉方其任賢選能則三公出為鄉老率六鄉衆庶而賓與之若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是也方其聽獄弊訟則鄉老入為三公率六鄉衆庶而詢之若小司寇朝士所言是也帥羣吏衆寡而與賢能即王制所謂爵人於朝與衆共



之帥州長衆庶而決獄訟即王制所謂刑人於市與衆弃之州長衆庶亦不得不繼於三公之後

鄭康成曰其孤不見者孤從羣臣卿大夫在公後

○賈氏曰案射人及

司士孤西方東面此云東方西面從羣臣之位者孤無職尊之如賓當在西此三詢之朝乃朝士所掌之位朝士云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故知孤從羣臣之位

小司寇擯兵刃以敘進而問焉

鄭康成曰擯謂揖之使前○王氏詳說曰司士掌治朝擯者司士也所謂司士擯是已大僕掌燕朝擯者大僕也所謂王眡燕朝掌擯相是已惟朝士掌外朝不為擯而小司寇擯蓋非常朝也詢萬民耳萬民而造天子之庭其不熟朝儀也必矣朝士既掌其位又帥其屬以鞭呼趨且辟正所以禁其錯立族談者何暇及於為擯乎此小司寇之所以為擯也然司士大僕以下大夫而為治朝燕朝之擯小司寇以中大夫反為外朝之擯又所以見周家之擯多以命之尊者為之古人重擯相之官介其次也擯即相也入

而詔禮則以相名之出而接賓則以擯名之且朝覲會同大宗伯為上相而肆師不過佐擯而已諸侯入朝郊勞眡館將幣亦大宗伯為上擯而小行人不過為承賓而已夫小行人與肆師皆下大夫尚為佐擯與承擯何獨於小司寇為擯於外朝而疑之哉以衆輔志而弊謀

鄭鍔曰凡大事人君之志固當先有所處謀亦有所嚮其所以詢民者蓋詢衆人之言以衆人之見而輔吾志然後合衆人所見以斷其謀志先定而取衆人之言以佐其決而已○黃氏曰朕志先定雖然觀望風旨為可戒也故虛而後明生焉恭而後賢生焉康誥曰勿庸以次汝封鄭謂輔志者尊王賢明其說好○王氏曰以王志為主而輔之以衆以衆謀為稽而弊之於王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弊之讀書則用灋

王昭禹曰五刑司刑所謂墨劓宮刖殺也○鄭鏐曰刑止於五而獄訟不一彼雖不一吾所以聽之者不可以出乎五刑之外惟用五刑於此以聽其辭於彼○黃氏曰皆聽于朝鄉士以下所謂司寇聽之者也○鄭康成曰附猶著也故書附作付訊言也○鄭鏐曰聽其辭矣知其罪之所麗可附於某等之刑又慮彼雖服而事未必然也又用吾之情以訊之以情度情庶幾可以得其真情也王制曰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用情之語可以見君子盡心之意矣訊已得實又至于甸乃斷之其斷則先讀鞫問之書使囚聞之知其所犯之實然後用法焉蓋至于甸則我思之審讀其書則彼知其詳○鄭司曲辰曰讀書則用法如今時讀鞫已乃弗變乃用法焉乃若成王之誥康叔至於甸時不弊要囚蓋以甸為率者一定之常也成王使之至于甸時亦誥戒之切而已

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

鄭康成曰為治獄吏褻尊者也躬身也不身坐使其屬若子弟也喪服傳曰命夫者其男子之為大夫者命婦者其婦人之為大夫妻者春秋傳曰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鄭鏐曰獄訟之人必對辨曲直茲其常也命夫命婦不躬坐使左右代焉貴之也有罪者殺之市朝與眾共弃之亦其常也王之同姓則不殺諸市親之也禮記曰公族有罪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甸師氏言王之同姓有罪則死刑焉是一以責廉恥一以重國體夫為我所以貴之親之者如此彼敢恃親與貴而犯禁撓法乎哉

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

鄭鏐曰人心險於山川況獄訟之際詎肯吐其情乎聽以

五聲茲乃求其情之術凡此五者皆以辭為主故皆曰聽  
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

項氏曰心者形之君辭者心之聲聲發於中不能掩於外  
其辭信則色定氣舒耳目不亂其辭偽則色變氣索耳目  
皆惑以此聽之人焉度哉五者雖異要皆因辭而後見

康成曰辭聽觀其  
出言不直則煩

王昭禹曰聽其辭因察其色以色著乎顏而為心之表故

也彼脅肩諂笑者有愧於心其色赧然則察其色固足以

得其心矣鄭康成曰觀其  
顏色不直則赧然以色為未足又察其氣以氣充於

體而為心之運故也彼行有不慊於心氣為之餒則察其

氣亦足以得其心矣鄭康成曰觀其  
氣息不直則喘耳目者心之樞機心之

情偽寓於耳目視聽之際察其視聽亦足以得其心矣鄭

鏗曰心有不直則耳所聽者必疑而不直目所視者必  
眩亂而失直鄭康成曰聆不直則惑視不直則眊

○黃氏曰康成謂言

不直則煩而下是其一端也強怯柔狠明闇戇狡五者之  
動皆足以知之皆謂之聽猶以發於聲者參之也故曰以  
五聲聽獄訟求民情此在事狀之外能言與不言其情發  
見與隱伏皆於是求之非有司之事也故聽之于朝將行  
刺宥

以八辟麗邦灋附刑罰

鄭康成曰麗附也易曰日月麗乎天○黃氏曰麗邦法以  
其本罪附于邦法而議之應宥應刺應輕應重著於刑罰  
之所當施者議亦非常法○鄭鏗曰先王制刑一定不易  
有罪者必麗於刑書而犯刑之人或有不可加以刑如茲  
八者與眾議之以示至公可也茲所以有八辟之議八辟  
以待八議之人俟其議定已麗於邦法乃附之於刑罰是  
謂無一定之制也辟法也不謂之法而謂之辟者制法謂

之辟八辟蓋近於法而未麗於法自是然後制焉耳

一曰議親之辟

鄭鍔曰親者王之族也有罪可刑矣然刑之則傷親親之

恩○鄭司農曰若今時宗室有罪先請是也

二曰議故之辟

鄭鍔曰故者王之故舊也有罪可刑矣然刑之則失故舊之好

三曰議賢之辟

鄭康成曰賢有德行者○鄭鍔曰罪固可刑然刑之則其

人為鄉大夫所興之賢○鄭司農曰若今時廉吏有罪先請是也

四曰議能之辟

鄭康成曰能謂有道藝者春秋傳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

鄭鍔曰罪固可刑然刑之則其人為鄉大夫所舉之能

五曰議功之辟

鄭康成曰謂有大勲力立功者○鄭鍔曰凡有司勲所謂

六功之人刑之則無以報其功

六曰議貴之辟

賈氏曰周時大夫以上皆貴也○鄭司農曰若今時吏墨綬有罪先請是也○鄭鍔曰

凡有爵之人刑之無以尊其貴

七曰議勤之辟

鄭鍔曰勤勞王事之人刑之是忘其勞

八曰議賓之辟

鄭康成曰賓謂所不臣者三恪二代之後○王昭禹曰賓謂四方之賓客○鄭

鍔曰刑之無以尊三代之後○賈氏曰自議勤以上七者

雖以王為主諸侯亦有之惟八曰議賓據王者言之耳

總論

劉執中曰議親者教天下之愛其親議故者教天下之厚其故議賢者教天下之慕其賢議能者教天下之礪其能議功者教天下之懋其功議勤者教天下之勸其勤議貴者教天下之忠其君議賓者教天下存亡繼絕而不弃先王之德八者天下之大教非天子私親故而撓其法將以行之教天下用中於民焉人倫之美莫斯為大孟軻以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執之而不禁舜棄天下而終身焉豈知所以教天下之愛其親乎

為士瞽瞍殺人舜不敢赦其議之可知矣

○王氏曰謂之議則刑誅赦有持未定也然以臯陶

愚案臯陶以公而守天下之法舜以私而伸人子之情彼此輕重各得其宜如王氏以法之不可撓於己私是申商刑名之學劉氏謂當以親故宥之又幾於任情而

廢法皆知有一而不知有二故王族有罪不允于刑者法也刑于甸師不與眾同者情也後世待宗族之恩薄至殺人反不加罪是未嘗以己恩厚其親徒以人命私其親也其悖先王之情與法甚矣

以三刺斷丁亂反庶民獄訟之中

鄭鍔曰獄訟之情所患不得其中耳已得其中從而斷之胡為不可聖人猶未審以為果中否又為三訊之法以刺取眾人之意果以為中然後斷之凡言刺有二義刺取也殺也如春秋刺公子偃之刺則刺者殺也此云三刺則有採取之義刺取臣民之意皆以為可殺然後斷其中而殺之所謂國人殺之也○王昭禹曰中者事實之書與天府謂之治中告天謂之升中同意○賈氏曰庶民以上皆應有刺直言庶民者賤者尚刺則已上可知

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

鄭鏐曰人之深情不可臆度將以刺取其意必先設辭以訊之故三刺之法則有三訊訊問也○鄭康成曰訊言也問之以刺取其

其意耳或謂訊者或訊於公卿大夫之羣臣或訊於府史胥徒之羣吏或訊於比閭族黨之萬民而特聽民之所刺

所宥然後施刑何也竊以為此所欲斷者庶民獄訟之中故也雖訊官吏而實以民為主而訊官吏者能達萬民之

情而致於上故也○黃氏曰義理難盡羣臣知之故例可用羣吏知之人情隱伏萬民知之幸其不皆以為可殺則亦不敢輕殺之民以為可刺則宜施上服之刑民以為可宥則宜施下服

之刑上服之說先儒以為上服劓墨施於面者也下服宮刑施於下體者也然書言五刑有服五服三就者謂上服

服上刑下服服下刑也呂刑云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

上服者若以為墨劓施於面為上服宮刑施於下為下服則呂刑所謂適輕適重與五刑有服之說為無用矣

愚案三刺之斷不敢自決而訊及於三此必罪大惡極或輕或重關於風教上服下服係於人心雖則已麗於

刑必待三訊而後斷也民以為可刺則服上刑無可說者民以為可宥亦非全然宥之特服下刑比上刑為輕

耳

黃氏曰小司寇前訊繼詢外朝之政今訊繼議刑獄之序大司寇不獨宥也圜土聚教而遂免之小司寇上服下服

猶施刑焉於此可見命官制職之意

及大比剛志反登民數自生齒以上時掌反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

王昭禹曰三年之久民之生死登下亦已多矣故及大比

登民數焉○鄭康成曰人生齒而體備謂男八月而生齒女七月而生齒○易氏曰王之為王以得乎丘民而已故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欲周知其數○王氏詳說曰天府以天為名尊之至也賢能之書登于此盟約之書登于此獄訟之書登于此民數之書登于此王所以重其事但天府曰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司祿之官缺矣必知穀數亦登于此為司祿之所掌是已然書之所藏有不書其貳者民數也不止一官書其貳者盟約也登其書於天府其為重則一初不可以書之貳與否及所書貳多少之數為輕重但觀其事之所施行耳○易氏曰攷司民登萬民之數及大比以詔司寇是司寇受其數於司民於孟冬祀司民星之時乃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刑官致重於民數如此冢宰於司會登民數之

後又為之貳其數而制國用焉蓋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冢宰以三十年通制國用而大比之制國用實所以為三十年盈虛斂散之儲內史於此貳之則以其所掌者會計之書司會於此貳之則以其所掌者會計之事二官卑而列於始冢宰尊而繼於後非以統百官之任而統其成者歟由是觀之民之盛衰係乎刑故司寇登民數於地官大比之時財之豐耗由於民故冢宰制國用於刑官登民數之後數官聯事而合治皆所以重乎民也

○陳及之曰必知民數則可以制國用何故蓋先王之司士農工商四者不可闕一而農為重以三分率之農居三分之二則穀粟始可齊不然工商與農相半則野有曠土穀粟寡乏則四民俱病矣是以王者之制農民必三分之二也以九職任民凡毓草木者作山澤之材者養鳥獸者化八材者通貨賄者斂疏材者化治絲枲者轉移執事者常不過農民三分之一而廩人每歲以歲上下數邦用月以三鬴為準司民獻民數廩人獻穀數大史書之司會會之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是而制國用雖有水旱民無菜色以民數穀數素定也管仲制齊國之政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是三分而率一也其練習民政哉

愚案古者只計民數則知國賦後世色目既多不可只

以民數計

小祭祀奉犬牲

鄭康成曰奉猶進也○王昭禹曰大司寇大祭祀奉犬牲故小司寇小祭祀奉犬牲○鄭鍔曰職有尊卑凡禋祀五帝實鑊水納亨亦如之

劉執中曰實鑊以滌牲納亨以煮牲○鄭鍔曰禋祀五帝今實鑊水納牲於鑊以亨則亦如之者蓋惟清與潔然後可以事上帝而用刑之官克明清于獄訟之辭故足以合上帝之心鑊之實水卑者之職而使司寇主之此鑊也此水也必清潔斯可以祀上帝為刑官者詎可以汙穢而不清潔乎

大賓客前王而辟

鄭司農曰小司寇為王道辟除姦人若今時執金吾下至令尉奉引○賈氏曰為王辟亦謂於宮中饗燕在寢及廟時也○王昭禹曰大司寇凡朝覲會同前王小司寇大賓客前王而辟則非特前王又為王闢道也

后世子之喪亦如之

賈氏曰后世子之喪當朝廟之時王出入亦為王辟也

小師涖戮

鄭康成曰小師王不自出之師○王昭禹曰大司寇大軍旅涖戮故小司寇小師涖戮

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蹕

鄭康成曰屬士師以下○賈氏曰國之大事即士師云諸侯為賓是也○王昭禹曰大司寇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故小司寇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蹕言邦則通邑都焉言國則主於國中而已



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

鄭鍔曰軒轅之角有大民小民之星其神實主民說者謂

春官祭之然春官天府但受其數耳司民之官言司寇及

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則司民之祀正司寇之所主明

矣先王以為民之登耗必有神主之故每歲孟冬物成之

時使司寇祀之亦以刑者所以馭民而民之多寡皆本乎

刑之繁省故也司民已祀則獻民數於王見其奉天以用

刑而刑不至於殘民故其生成之數如此王拜受之以圖

國用則以民之登耗知斂之豐匱由是而進退所用之物

○鄭康成曰進退猶損益也

民多賦足則進之而備禮民少賦乏則退而殺

禮上言以制國用此言以圖國用者制其有無者有司之

職圖則所謀者天下之大計是乃王者之權故言於王拜

受之之後也

○楊氏曰冢宰雖制國用而進退之則在王而已

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

賈氏曰羣士謂鄉士遂士以下○王昭禹曰計獄者計其

多寡之數弊訟者察其情而斷之為有疑也計非不弊弊

非不計各有攸當而已○王氏曰中獄訟之中言事實之

書○鄭鍔曰天府之職掌受中也登於天府則寶之至又

以見允合乎天心之義

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令

羣士

李嘉會曰刑象既布木鐸既徇羣士猶然不見不聞而不

用法者此常刑之不恕○王昭禹曰令羣士則令于士師

鄉士以下使之稟法故也與小宰帥其屬觀治象同意○

鄭鍔曰六十屬為衆矣所視以效法者在吾之羣士使近

而羣士能率法不越則彼遠而外者詎有不恤於刑乎故

先言帥屬乃言令羣士也

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

鄭康成曰宣徧也○王昭禹曰宣布于四方則非一國○

鄭康成曰憲表也謂縣之也刑禁士師之五禁

林椅曰刑所以行法故布法觀法司寇獨備焉

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

項氏曰乃命其屬不獨羣士凡秋官之屬皆入計○李嘉會曰入會會

其獄訟一歲多少之數乃令致之於王○易氏曰王氏謂餘官以歲終入

其會獨司寇以正歲入之所以謹其始非也乃者繼事之

辭令羣士乃宣布于四方以歲終期之至大宰受會之時

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所以紀小司寇一職之終也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五十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六十

士師下大夫四人

鄭鏗曰虞舜命臯陶作士自是名刑官為士士察也欲其

能察也士師又為羣士之所師法故名官曰師柳下惠為

士師○李嘉會曰士師以下不曰寇而曰士者各專掌刑

之職治獄斷罪皆欲其當故曰士自古刑人之官曰士○

薛平仲曰事固有病於過察者惟刑則貴於加察此士師

所以為司寇之攷又以教羣士之必察也是以內自國中

之鄉以達於四郊之遂自遂以達於公邑之縣自縣以達

於四方之都家以訶於四方之邦國其地各置其官其官

各名曰士凡內外之有獄訟者皆非地治之所可專而一

歸之王國之士焉及總而聽之於朝士之外朝王與公卿

大夫以議於上羣吏與衆庶之卑以參於下刑於是乎定

矣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灋以左音右又音刑罰

王昭禹曰禁之為仁刑罰之為義禁之不止而猶犯然後

加之以刑罰○鄭康成曰左右助也助刑罰者助其禁民

為非○鄭鐸曰刑罰施於已為之後先王之意欲人無犯故用五禁之法禁於未為

之先是乃所以左右之也人之一身有手足焉左以佐之右以佑之則身無為

矣五禁左右刑○易氏曰古者有五刑無五罰五罰自周穆王

始古所謂罰刑之輕也舜之象以典刑則常刑也以常刑

為重故以五流之法宥之猶以為重又設為三等之輕刑

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贖刑即後世所謂罰而

其輕又居三等輕刑之下至周人設刑官之職初無五罰

之法而司圜所謂罰人不虧財則知舜之贖刑即此所謂

虧財者也輕亦甚矣攷之士師則成王周公之心非特欲

其無刑亦欲其無罰故左右刑罰則有五禁先後刑罰則

有五戒凡以此而已後世人情日薄而抵冒滋眾穆王於

是作五刑之法以損五刑之舊司刑所掌五刑之屬二千

五百而穆王之三千以枚數之雖增於前然墨劓所增者

各五百皆輕刑也宮所損者二百大辟所損者三百皆重

刑也惟其禁戒不立而左右先後之無術觀其目則哀矜

之意固可見觀其凡則文勝俗弊亦可推矣

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

鄭康成曰宮王宮也○鄭鐸曰閭人所謂不入宮者是也○劉執中官官

府也○鄭鐸曰無故不國城中也○鄭鐸曰入國而問禁是也○鄭鐸曰野禁今

之田律野中之禁軍禁謹囂夜行軍中之禁五禁見於經

今之刑統律令是其類也大司寇有野刑軍刑鄉刑官刑

國刑謂之五刑此謂之五禁蓋士師揭示五禁禁之不從

至於犯刑則大司寇待之以刑實相為表裏或謂此有官

禁大司寇何以無官刑竊以為小宰掌邦之官刑則王宮之事天官掌之非大司寇所得預也

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縣音于于門閭

賈氏曰爾雅云巷門謂之閭則縣于處處巷門使知之○

鄭鍔曰以木鐸徇之于朝所以示貴者書而縣于閭巷之

門所以示賤者貴賤皆知禁刑將措而無用

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

王昭禹曰禁止使勿為施於未然之前戒勅其怠忽施於

事為之際○李嘉會曰禁則欲其畏戰而不為戒則欲其防謹而知避○鄭鍔曰五禁謂之左右

五戒謂之先後五禁則揭諸書而示之以文五戒則形諸

口而告之以言以刑罰為正而五禁左右之以刑罰為中

而五戒先後之左右以言其佐助也先後以言其誘掖也

先王不欲人之犯刑既書之以使之觀又諄諄然誥誡之

先謂未犯之前既有以教之後謂已犯之後復有以懲之

或先或後叮嚀切至不欲使民麗於罪也○王氏曰先後之若盤庚上篇則以誥先之也

若盤庚下篇則以誥後之也○劉氏曰在蠱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在巽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夫五戒者先事戒之使毋麗于刑罰

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

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

鄭鍔曰用兵然後有誓誓者折之以言使斷然必信湯誓

泰誓作於用兵之時是也諸侯畢會王將有為則作為文

誥之辭以誥之使其所以然也大誥作於洛邑四方和

會之時是也師田行役兵眾所聚人或肆行則殘暴天物

故其戒謂之禁城邑之中姦盜得以並容不有以糾之則

不及知故其戒謂之糾○王昭禹曰若刑典之糾萬民都鄙不出王畿之域其

所當行者皆視王朝以為法故其戒謂之憲言當憲法於

王朝也雖然此特別而言之爾若通而言之憲糾禁無所

不用如小宰言凡宮中之糾禁憲禁于王宮之類是也誓  
 誥於書可見而此三者則久而無傳名雖不用所以戒民  
 則一故總曰五戒○王昭禹曰誓之所用非特軍旅也而軍旅為主祭祀田  
 役之類皆有誓也禁之所用非特田役也而以田役為主  
 宮中官府皆有禁也以此推之  
 則誥也禁也憲也亦若是而已

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  
 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

鄭康成曰鄉合鄉所合也○王昭禹曰六鄉之內比其居  
 則有州黨族閭比其民則有什伍合州黨族閭比者以比  
 合比以閭合閭所以聯其居也合其人民之什伍者以伍  
 合伍以什合什所以聯其人也聯比其居什伍其人鄉官  
 之事而士師又掌之使之相安相受故也○王氏詳說曰大司徒  
 族師比長特言相受未  
 嘗有相安之文此士師掌鄉合州黨族閭之聯而云相  
 安者正所謂誅亂民以容民也此所以為刑官之攷○易氏曰人有罪過  
 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去之則不善者遠而善者得以

相安上罪暮役以至下罪三月役任於州里者捨之則不  
 善者反而善者得以相受相安相受是與眾同欲也與眾  
 同欲則與眾同惡也○賈氏曰以比  
 宿以伺盜賊之謂○賈氏曰以比  
 追胥以比什伍使追胥二事也則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是利存焉

以施刑罰慶賞則賞一人而同所勸罰一人而同所戒是  
 有義存焉○玉昭禹曰廢事者施  
 刑罰有功者施慶賞此士師所以掌鄉而弼六鄉之

教也○鄭鏐曰此皆小司徒與族師之職乃使士師掌之  
 者蓋司徒官屬專治其事而刑官之屬以刑助之教以誘  
 之於先刑以鞭之於後則民知所畏而六鄉之政成矣

李嘉會曰士師所聯比而用之者亦止追胥刑罰慶賞之  
 事若有大於此者則司徒司馬當任之曰相安相受者使  
 斯民知聯比之合在諸刑官自然相安相保不然刑官得  
 以責罰之矣

掌官中之政令

劉執中曰官中政令謂秋官之屬所行政令○鄭鏗曰上文言掌鄉合州黨族間比之聯嫌於侵官以為司徒之官府而政令皆出於此也故又言掌官中之政令見其專掌司寇之官府不可以侵官

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

易氏曰察獄訟之辭則刑官之屬若鄉士遂士縣土方士各上其獄訟之不決者而致其辭於士師士師因其辭而察之以詔司寇斷獄弊訟既審合於邦令士師則又以其邦令而致之於鄉士遂士縣土方士上下聯事精察如此此獄所以得其中

李嘉會曰必察獄訟之詞情理若何詔諸司寇而斟之然後方可以致邦令○鄭鏗曰司寇議令於朝士師承之以達諸外○王氏曰掌官之政令其政令施於官府之中而已致邦令

則致之于邦國都鄙也

○王昭禹曰政令邦令必使士師掌而致之以違

今則刑之所取也

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洿

上約反

二曰邦賊

三曰邦諫

四曰犯邦

今五曰橋

音矯

邦令六曰為邦盜七曰為邦朋八曰為邦誣

賈氏曰士即士師以下○鄭司農曰八成者行事有八篇

若今時決事比○鄭鏗曰成者條例品式前世所立可依

據以為比者是也小宰八成皆治民之成法故大宰以待

萬民之治此八成則專以治士以經攷之中士以千計者

幾五千下士以萬計者幾二萬其多如此雖其興也本於

鄉大夫書攷之詳不幸有姦邪者出乎其間非專立成法

以馭之士師何以治之哉洵如斟酌之酌酌取也陰有包

藏欲為嚮背而未決乃探聽國家機密斟酌其事以為姦

宄是謂邦洿左傳云蓋酌之也意亦如此賊如寇賊之賊

陰為不仁不義以毒王民生亂階是謂邦賊謀則反間之  
人陰為諸侯刺探國事是謂邦謀○王昭禹曰邦賊謂小人作於內而為賊者邦謀謂姦人來於外而

為謀者上有令而下弗從逆也邦有成令故違犯之是廢格法

今之人故曰犯邦令○鄭康成曰犯令者矯如矯制之矯上無是

令輒出已意矯而為之是有無上之心故曰矯邦令盜民

財國貨以自封殖如陽虎竊寶王大弓之類是為邦盜○易

氏曰謂竊持邦柄以作威福相與交結唱和雷同如漢唐之時羣小朋黨共

為傾邪之類是為邦朋○王昭禹曰為私黨以亂民是者誣以為非曲者誣

以為直變亂黑白使事無不失實是為邦誣○王昭禹曰造此言以惑眾凡

茲八者亂之階也八成之法專以馭士意豈淺哉○黃氏曰此八者七

師皆有成法直致其罪者也雖然猶有情焉賊謀必殺故司戮曰掌斬殺賊謀而搏之子服景伯曰吾力猶能肆諸市朝行士師之職也○王昭禹曰

先王患夫姦人所以為禍本者如此立八成之法使士師

掌之俟其類至從而治之則制治保邦所以防其芽孽者

豈不至哉

若邦凶荒則以荒辯音之灋治之

劉迎曰荒辯之法所以別其荒歲之輕重而知其中年凶

年無年欲為移民通財糾守緩刑之備使凶札而無辨安

知食二鬴與不能人二鬴者哉上饑則發上年之粟中饑

則發中年之粟下饑則發下年之粟未必不自荒辯之法

知之先儒既以辯為別○鄭司農曰救荒之政十有二而又改為貶

而援刑貶為證則荒辯豈特緩刑之一乎○鄭鑄曰司徒荒政有緩刑而無移民通財糾

守事獨掌於此蓋不移民不通財不糾守者斯待以刑也凡此皆荒政之法以治凶荒

之時不用平時之法先儒謂辯當為貶引朝士慮刑貶為證余以為貶則減損也若夫

凶荒之時當辯論其荒之輕重而講究時事以為辯救之法不必改為貶也○劉執中曰不辯其荒而槩施

救政則僥倖之民出矣故士師治以荒辯之法○林椅曰荒政雖有六聯而荒

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

王昭禹曰移民若梁惠王移其民於河東○劉執中曰民可徙則移之就穀不可徙則移穀以通財若晉饑秦輸之粟糾守則糾四封之守以防寇警○緩刑則刑雖不可去亦緩之而不急

王氏詳說曰大曰邦小曰國此鄭氏之說也邦為王者之邦國為諸侯之國正以大宰掌建邦之六典大司徒掌建邦土地之圖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地示人鬼之禮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豈非邦為天子之事乎惟大司馬掌建邦國之九法言邦及國兼諸侯而言耳此周禮之法言也然邦為王者之邦亦為諸侯之邦也且移民通財非王者之事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未嘗言移民通財也大司徒下大夫云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是移民通財所以待諸侯也此云令移民通財而繼之於若邦凶荒之後是邦又為諸侯之邦也然則邦國字無定說

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傅別約劑

易氏曰傅謂地傅以為之保別謂判書以為之合約謂書其期約者劑為之要書者○鄭鍔曰因爭財而有獄訟必以傅別約劑正之小宰八成所謂聽稱責與賣買者是也稱責之財則傅之以約束別而為兩人執其一買賣之財則立為限約而有劑券以身執故以財致訟者操此以為決則加之以刑無愧矣○王氏曰民知無傅別約劑之不可治皆無敢苟簡於其始訟之所由省也○林椅曰當其稱責已有傅別是制治於未亂

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尸

鄭鍔曰勝國國為吾所勝也則無主後矣然實我用兵以勝之如周之勝商不廢亳社以湯之故不絕祀是以祭之○陳君舉曰忌子卯之樂保垂和之器皆警戒之意作夏社與此同意○易氏曰郊特牲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又曰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喪



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亳社北牖使陰明也言亳社則勝國之社也亳社以陰為主而刑乃陰之類媒氏以男女之陰訟而聽於勝國之社類也此祭勝國之社而刑官為之尸亦類也

○劉執中曰鳧鷖之詩宗廟社稷七祀皆有尸未聞用刑官為之勝國之社稷其祭五土之神與先稷與夫與王之社稷無以異矣必屋其壇用士師為之尸祭其社稷而威其亡國之妖邪耳○鄭鏐曰為其勝之也本於用甲兵之大刑故使刑官為尸乃所以示戒

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

易氏曰自治朝而退居於內謂之燕朝自燕朝而退居於寢謂之燕寢此出入所以謂之燕出入也

○賈氏曰謂宮苑皆是 士師前驅而辟則王者燕閑之際蓋無一節之不謹車謂之道車者其意亦可推矣

鄭鏐曰使刑官驅辟則人畏刑而無敢犯

○黃氏曰前導辟皆使刑官自大司寇而下

隨事之尊卑用之

總論

王氏詳說曰夏官小臣王之燕出入則前驅此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蓋成周之時萬乘至尊其為衛至矣以經考之有前馬有前車有前王有前驅有前王而辟有前驅而辟初不可混為一說前車者謂車已駕而王未乘之時如齊右掌祭祀會同賓客前齊車王乘則持馬行則陪乘以王乘而繼前車之後非前車為未乘之時乎前馬者謂車已行而王憑式之時如道右王式則下前馬王下則以蓋從以王下而繼於王式之後非前馬為已行之時乎前王者謂王之在廟而步行之時也大司寇若禋祀五帝及納亨前王以前王而繼於納亨之後非前王為在廟步行之時乎前驅者謂車之或行或趨之時大僕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小臣王之燕出入則前驅以前驅而繼於王出入之後非或行或趨之時乎然前一也有前王而辟者

有前王而不辟者前驅一也有前驅而辟者有前驅而不  
 辟者大司寇尊矣故前王而不辟前王而辟其小司寇歟  
 然大司寇前王於納亨小司寇前王於大賓客抑亦宗廟  
 之中無有辟止行人之理也大僕掌正王之服位於王出  
 入則前驅小臣掌正王之燕服位故燕出入則前驅皆前  
 驅而不辟也士師以刑官之考不避者刑之此所以前驅  
 而辟與小司寇之辟不避者刑之則同但小司寇前王而  
 士師前驅耳若夫辟之之外又有蹕焉見於經者又皆可  
 攷天官宮正凡邦之事蹕夏官隸僕掌蹕宮中之事大司  
 寇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小司寇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蹕  
 士師諸侯為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鄉士各掌其鄉之  
 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此又不可不辨也宮正掌王宮故  
 以邦事言隸僕掌五寢故以宮中之事言大司寇掌邦之

三典故以邦之大事言小司寇掌國之五禁故以國之大  
 事言士師無預於邦國之大事故以諸侯為賓而蹕於王  
 宮言鄉士掌六鄉王之祭祀軍旅賓客有出入於六鄉者  
 故以夾道而蹕言然宮正掌王宮而言蹕邦之事與士師  
 蹕於王宮相為異同者蓋宮正言凡邦之事則王宮之祭  
 祀等事無所不蹕士師特蹕於諸侯為賓之時而已曰辟  
 曰蹕皆以刑官主其事正所以重萬乘之勢也若乃王之  
 三公六卿大夫出入於鄉遂公邑之間亦有辟禮而無蹕  
 禮外諸侯入於王國則有辟禮居於客館則有蹕禮鄉士  
 云三公遂士云六卿縣士云若大夫皆言為之前驅而辟  
 是知三公六卿大夫之有辟禮而無蹕禮也訝士云邦有  
 賓客入於國則為之前驅而辟野亦如之居館則帥其屬  
 而為之蹕是知外諸侯有辟禮而又有蹕禮也然三公六

卿大夫在鄉遂公邑之間則辟在王城之內則否以邦事則辟非邦事則否諸侯自有其國而且辟於王之國蹕於客之館在國得用此禮也明矣

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泊鑊水

鄭鍔曰祀五帝必有尸○李嘉會曰五帝五人帝也五帝亦有尸者尸神主也周公祭太山以大公為尸祭天亦有尸此說當審

尸之尊如天帝然固無就洗之理其入門也以盤匱盥水則士師沃之王有獻尸之事必就洗以致潔士師亦沃之鑊水本小司寇所實士師則泊而增之凡此皆取其明清於用刑使之沃使之泊也泊猶盥暨及也故有增之之義

○鄭康成曰泊謂增其沃汁○王氏曰沃尸及王盥所以致潔除污穢○王昭禹曰小司寇實鑊水士師

續司寇之事而終之也○賈氏曰此直言祀五帝沃尸及王盥其餘冬至夏至及祭先王先公所沃盥小祝則沃尸盥小臣沃王盥也鬱人凡裸事沃盥惟在宗廟為裸時

凡剗音珥而志則奉犬牲

鄭鍔曰剗珥二事總謂釁禮羊人及肆師皆作剗珥剗謂剗割也以釁成廟之禮雍人舉羊升屋自中屋南面剗羊血流於前乃降剗字與剗同義用犬為牲大小祭祀以司寇奉之士師則奉於所釁之時珥當為珥與小祝彌裁兵之意同注謂珥當為珥用牲毛者曰剗羽者曰珥不知此奉犬牲犬豈有羽哉○愚案詳見肆師

諸侯為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

鄭鍔曰或謂諸侯為賓行燕享然也蹕王宮何耶蓋饗在廟燕在寢帥屬蹕王宮則在寢時也○易氏曰帥其屬而蹕王宮所以肅朝廷之儀○李嘉會曰大喪有廬舍之居亦當蹕宮以備非常

王昭禹曰大司寇小司寇言使帥其屬非必親帥之也士

師言帥其屬則親蹕矣大司寇蹕邦事小司寇蹕國事故士師蹕王宮而已

大師帥其屬而禁逆軍旅者與犯師禁者而戮之

鄭鍔曰王師所過而敢有沮遏或所須而有不從令者軍中之禁而輒敢干犯則不循軍法之人也安可不戮耶晉魏絳將與狄人戰于太原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則斬之雞澤之盟晉侯之弟揚于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正謂是也○易氏曰帥其屬而行其戮所以正軍旅之法凡此皆以刑官之士師任其職重其事也

歲終則令正要會

鄭鍔曰令刑官之屬爾○易氏曰小司寇於正歲命其屬入會乃致事者入此歲終所正之要會也

○鄭康成曰定計簿

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及郊野

鄭康成曰去國百里曰郊郊外謂之野○鄭鍔曰小司寇所宣布者及四方之遠士師憲其近也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六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錄開野言集卷第六十

新學 貞節 好信

所宜所及又曰才之喪古稱其也

一會氣本曰去國百里曰於於不歸之理曰德曰小言

